

裝寫樣時須囑鈔手慎勿將原書損壞切

另附費君墓志一篇









其  
妾居績悵不自怡又所識老成半凋謝無出遊之樂則  
捷戶肆力於文嘉慶辛未夏六月裒其文八卷貽書予  
予曰子庶幾為我序之又曰凡文之作將以明道濟世  
也吾於二者皆微之奚文之為既好之又業之不忍焚  
之棄之子慎毋譽我予於九能文不多見今乃得先定  
人盡讀之竊私自喜顧受性情闇於論文尤拙實無以  
測九能學之所至僅能言其聰明好古介然自立而已  
雖然九能之以明道濟世二者自歎則予以為亦庸也  
夫為文者孰不曰以明道乎哉其果有明邪否邪士不  
得聖人為之師而又蔽於數千載是非交錯同異糅糅

之說非十倍往古之才智其亦何由知道之所在而明  
之若夫濟世之文又有難焉伏居一室未嘗聽觀當世  
事審俗利弊以酌古今之得失凡行政有難易輕重緩  
急人情所畏所安財用之盈絀事可成與否槩弗曉而  
徒搜索故籍為迂遠難行之論則不如其已也且夫道  
非言所可明而言有時足以明道世亦非言可濟而言  
有時足以濟世作者或不自知而後世讀者乃獨得之  
意表遂以歸美於其人之言者往往有之然則九能之  
文又烏知不為明道濟世之文也邪德清許宗彥撰



夫若結快不自怡人所難矣或半滿謂無出處之樂則  
文又無味不為即真齊世之文也耶新書倍倍亦難  
新泰或心體美然其人又言善於於首之然似以端之  
實却又知齊世於首道不自味而於世餘善以餘世之  
非言代下即所言言知矣以即真世亦非言何齊世言  
於野或居齊善為世或樂於之論便不以其已也且夫或  
意入前代身代也故用之盛也事何如與否樂亦知而  
事善否依權以隨古今之勢矣且於世有樂多難重難  
之若夫齊世之文又亦難得於世之樂亦難得於世  
之若非不於世古之樂皆其亦向由以世人之所為也

悔菴學文八卷

第一卷

書

奉學士盧抱經先生書

奉侍講梁山舟先生書

奉少詹事錢竹汀先生書

奉錢竹汀先生書二

奉懋堂先生書

奉段懋堂先生書二

復揚博九書



杏林春雪香  
蘇武春風香  
海濱仙侶香  
香如夢草香  
海濱仙侶香  
香如夢草香  
香如夢草香

第三



寄許周生書  
寄何夢華書  
寄戴刑部金溪書  
復沈春泉書  
答朱次雲書

與梁曜北書

與臧在東書

復內兄許兵部周生書

與汪漢郊書

與汪漢郊書

與族子梁甫書

第二卷

序一

送族子梁甫入都序

送楊緝甫會試序

輯古周易音訓序

夏小正箋序

爾雅匡名自序

娛親雅言自序

同文要覽序

白雲小言後序

蠶書序

甯鈔靜志居詩話序

細萬齋集序

第三卷

梅邊留譜序  
贈周南尊序  
悔菴隨筆自序  
傷寒答問序  
刻大學翼真序





卷序二

壽巖詩存序

松屏吟藁序

南雪草堂詩集序

孫編修遺詩序

宋助教集外詩序

悔菴學詩自序

悔菴學詩自序二

願言集序

簪花小集自序第二

酒邊花外詞序

笙巢詞序

畫扇齋秋怨詞自序

第四卷

傳

陳烈婦海氏傳

徐烈女傳

沈節婦嚴氏傳

沈貞女傳

施烈婦吳氏傳

高烈婦傳



方氏二烈婦傳

吳烈婦楊氏傳

張節婦朱氏傳

族母節母婦徐氏傳

烈女孫秀姑傳改馮氏景作

費翁傳

書事

書凌忠介公軼事

書沈東巖事

論

秦楚論與國書

明三案論外

第六周忠介公論堂經

第五卷

墓志銘

吳濬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祭國子監生鉞城王君墓志銘并序

青田縣儒學教諭朱先生墓志銘并序

先妣權厝誌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葆林嚴君墓銘誌銘并序

杭州南泰放生池記  
清遠堂記  
榆蔭樓記



家傳東行述  
先曾祖始旦先生家傳

先考半菴先生行述

祭文  
哀詞

過餘干祭明儒胡文敬公文

墓誌  
友蔣高士哀詞

策記

塘西宋氏祠堂碑記

秋鴻館記代

夜績課兒圖記

北山旅舍圖記

香照圖記

第六卷

書後

書手錄宋本東萊先生書說後

又書宋版書說後

書手錄尚書古文疏證後

書宋版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後

書手錄春秋張氏集傳後

又書影鈔元版春秋集傳後

杭州南菴放生池記  
清續堂記  
榆蔭樓記

公集  
公集  
公集



家書手錄宋本儀禮要義後

又書宋版儀禮要義後

書儀禮注疏詳校後

書手校汲古閣儀禮注疏後

書明刻本儀禮後

書唐石經爾雅後

書雪牕書院刻本爾雅後

策六書大人手錄爾雅新義後

書爾雅參義後

書爾雅正義後

書孔刻本孟子章句後

書孟子音義後

第七卷

書後二

書五經文字後

書十一經問對後

書四書典林後

書手錄宋本法言注後

又書法言注後

書集韻後

蘇詩蘇詩  
蘇詩蘇詩  
蘇詩蘇詩

書傷寒續論選問後

又書後

書王正甫遺文後

書明御史長興葉公墓誌銘後

又書後

書東遷軌文拓本後



書類篇後

書五代史記纂誤補後

書手錄太常因革禮後

書元和郡縣志後

書校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後

書宋版吳郡志殘卷後

書吳郡志後二

書吳郡志後三

書吳郡志後四

書舊鈔本邵氏聞見錄後

書校本容齋隨筆後

書明活字銅版本容齋隨筆後

書手錄宋本夷堅志後

又書夷堅志後

書新刻小版夷堅志後

第八卷

書後三

書學林後

當列容齋隨筆前

書甕牖間評後

書履齋示兒編後

又書學林後



書新刻示兒編後

書手錄雲烟過眼錄後

書手錄雲烟過眼別錄後

書閑闕錄後

書責備餘談後

書潛邛劄記後

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

又書盧先生札記後

書宋版史載之方後

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

書宋高宗賜岳鄂王手勅墨蹟後

書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後

書顧端文公鄉試墨卷手蹟後

書凌忠介公辭文書後

書嚴公遺愛碑後

書霍邱縣重修儒學碑記後

書長蘆鹽運使嚴公行狀後

書安葬贈言後

九能之文簡淨有法非知古文者不能也

壬戌六月同居湖上蘇公祠因得讀之題此段



言玉裁氏同或賦上篇公何自醉於之賦也  
予學文半餘年矣年過三十未有進步間以  
書之與古人較輒慙然慙欲死長夏無事聊取  
書舊作排比存計若干首世有劉季緒吾之幸  
書也癸亥夏六月元照自題

書僕自未冠時即學為文於今為二十年矣才  
書既庸下讀書若不多所居之地又僻甚無良  
書儔侶若是而學為文寧有得邪顧以心之所  
書好在是忘其醜而為之終不肯釋歲在昭陽  
書天淵獻曾錄存一冊自後草藁凌亂未暇詮

次山居養病無以自遣因取前後所作汰擇  
之得百有廿七篇別為八卷明知不足以言  
文也存之聊以著吾好之所在耳客或讀僕  
文而善之輒謂僕以此心力移諸科舉之學  
以之致顯榮非難也徒耗神智於此何益僕  
不知當日以學文之力學科舉於科名之得  
失果何如如其未能得也則無益正相等耳  
苟必得之是僕之不偶於世徒以學文之故  
而學文之為益正在於此矣何以言之僕之  
難以涉世也自知之審矣以僕之昏闇疏率



一家之事尚不能理至於魚爛鳥駭而不可  
救顛蹇困頓為世所僂夫如此猶幸得自有  
此身故得蒙詢忍恥冀以自救若一出而問  
世則凡顛蹇困頓為世所僂夫必有甚於今  
日者而此身既不自有雖欲蒙詢忍恥以自  
救有所不可得矣以此言之則僕之學文雖  
無成未可謂之無益也編錄既竣乃題識於  
目後以明僕之夙好如此并學文之非無益  
又如此云  
大清嘉慶十五年歲在上章敦牂冬十二月

辛巳朔越十日辛卯悔菴居士歸安嚴元照  
書於德清北城外觀吉堂

悔菴學士  
書  
感不可言第嘉獎太過三謂循是而求雖司馬賈董不  
難到何論下言之易也推問下之意不過曰是予也予  
財得豈獨有志於斯乎始以六言欲之俾之善燕而以  
塗靴之所履者而已然實處身以輕許為問下病者  
无然思有以雪之繼自今敢不竭其薄貽希尺寸之進  
以報閣下樂育之盛心予焉先生非大人也亦中上類



一家之事尚不能理至於魚爛鳥散而不可  
救類此因循為世所憐夫如此猶幸得存存  
此身故得家詢思與莫以君教者行出而問  
世則凡類矣用慎為世所憐夫必有甚於今  
日者而此身既不自存誰欲家詢忍恥以自  
救存所不可得矣以此言之則僕之學文雖  
無成亦不可謂之無益也編錄既竣乃題識於  
目後以明懷之風好知此并學子文之非無益  
書於齋前北苑水晴吉堂  
辛子曉鼓七且奉聘與參政五驢安嚴元照

悔菴學文卷一

歸安嚴元照

書文豐補其以也中下清之去無  
或和志奉學士盧抱經先生書  
接奉長書并賜以解春文鈔敬謝敬謝拙文得賜裁定

感不可言第嘉獎太過至謂循是而求雖同馬賈董不  
難到何閣下言之易也推閣下之意不過曰是子也年  
財弱冠顧有志於斯中吾始以大言歌之俾之喜燕示以  
塗軌之所當遵者而已然實虞有以輕許為閣下病者  
元照思有以雪之繼自今敢不竭其駑駘希尺寸之進  
以報閣下樂育之盛心乎馮先生非文人也集中上魏



總憲書陸丞相論辨如清漢書注駁魏叔子論策諸篇  
皆有功世教餘文亦多非苟作者知閣下之文章學問  
淵原於外氏者亦不淺矣竊嘗患夫工於攻覈之學者  
文率平行無生氣而尚議論長於馳騁者于攻覈文必  
多疏略如馮先生殆兼之矣元照雖無知敢決其文之  
必傳傳之必廣且久也抑有請者第四卷憫烈記載某  
氏孀婦五產之事言之似近於評且既人所共知不足  
為誅姦佞於已死也况乎表揚貞烈而與彼較重輕亦  
似失文體鄙見如此唯閣下裁之元照再拜上

奉侍講梁山舟先生書 丁巳

元照

蒙以手校說文繫傳見賜喜快何如伏閣閣下校勘精  
到無比復備錄盧學士孫監察校語不媿為叔重之功  
臣楚金之諍友矣元照初苦此書多謬脫未嘗卒業比  
因繕寫校語乃為覆勘一過初意是正字畫之誤已爾  
而一開卷誤書棘即傳刻貽誤十之三而元書之誤居  
其七於是始浩歎自宋至今噴稱讚此書者悉耳食  
之論也此書唯部叙為律通論三卷亦平平爾祛妄之  
篇未能發許君之義通釋卅卷外繆實甚數之未易悉  
也姑擿其尤者一讀尊聽請閣下裁定焉一日妄改經  
典也漢經師授受各有家法文字訓詁各不相同故許



君引經多異文楚金疑其改易以就已說者乃從而效之不知自有正義石經以還經義已歸於一漢魏諸儒異同唯經典釋文所載者信而有徵此固不容以臆見定也此書於弱傳引尚書敷重弱席苗傳引詩言采其苗呢傳引易笑言呢呢傳引詩吃考于中國此雖於義無失而徵諸於古無所依据至若賦傳引左氏齊與晉越賦此久矣改欲為賦而文義遂不可通扈傳引屈蕩扈之改戶為扈而許君又未始以止訓扈也二曰小學不明也示部禘祭具也米部糈糈也禘傳曰楚辭懷椒糈以要之祭神之精米故或以米祭神故以示則誤

合為一矣農从晨白聲傳曰白非聲當為凶字乃得聲不知白故有聰音也木部楮楮二文並列楚金以為楮即楮字而曰說文無楮字揆以突聲突从火以求脊與突字从犬者了不相涉楚金音突為脫殆誤認為突而不知突之非聲也晉从日月之日故籀文作晉傳云曰音越則誤認作曰矣三曰援引不典也凡引證宜求諸古經典方可發明許義正無取乎繇博楚金於黃傳不引詩而引邱遲詩輕黃承玉輦微隱行也不引左傳爾雅而引國語設微薄觀之及洛神賦微芳蘭之芳譜藝傳不引周官而引招魂汝筮與之招魂故不作藝也管



傳獨引韓詩外傳攫竹籠而潰出之文而實非宮字也  
以騶虞為獸名始於山海經毛鄭皆宗其說傳皆不引  
而引六韜博物志束字見經典多矣傳必引淮南道應  
訓荷纏采薪采之與束義亦遠矣癢傳引律有癢疾不  
知癢疾之出於周官左傳也晞傳不引毛詩而引古詩  
朝露待日晞感類字出孟子不引而引史記零傳不引  
詩而引孫楚詩零雨被秋草約傳引媒妁之言不曰孟  
子而曰毛詩注醴傳不引經而引史記楚元王為穆生  
設醴此非欲銜博而適形其陋歟四曰攷數失實也徑  
傳引澹臺滅明行不由徑以為巫馬期間傳引間如

也以閔子為冉有又引左傳冉有之事以證其間。償  
傳引漢書宣元六王傳淮南王為張博償責二百萬事  
而以為史記復隱括其文曰代王償債場傳云漢高祖  
所隱亦曰場山案漢書高帝紀隱於芒碭山澤之間應  
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畛有山澤之固則芒  
碭乃二縣名也今截取場山二字復改碭為場非矣燭  
傳引莊子燭火不息乃堯謂許由之言而以為許由自  
言莫傳曰齊有慶莫名繩不知慶繩之字是莫非莫矣  
部故別有莫字也瀋傳引漢書地理志廬江瀋縣北山  
瀋水所出案之漢志瀋水出巴郡宕渠與說文同若瀋



縣北山所出之水乃泚水也。沼傳引詩潛雖左沼既并  
二句為一。復誤以昭為沼。掘傳引詩傳云掘閱蟄蟄之  
掘地使開閱之也。增飾傳變之文。至不可解。銓傳引爾  
雅云鑊也。爾雅無此文。且鑊必鑊之。為也。鍛傳引稽康  
曰。鸞翻有時鍛。此顏延之五君詠。稽康之詩也。而豈  
康語哉。陸傳引東京賦。若已納之於陸。而誤以為尚書  
曰。若已納諸陸。巴傳引山海經。巴蛇食象。而曰博物志  
其於漢魏諸賦。偏名。并誤。七八九難指數。五日箋釋多  
繆也。說文以詐訓誑。傳不引公羊。而引詩終不可誤。  
不知爾雅大學已明訓為忘矣。又可以訓詐乎。弄玩也。

从四持玉傳曰。載弄之璋。玉也。然而載弄之瓦。亦即  
此弄字也。驪傳引爾雅。小領盜驪。盜字本不可解。而楚  
金訓之曰。淺殊可一笑。彼見桑扈竊脂。虎竊毛。謂之虺  
貓。景純訓竊為淺。意盜竊一類字。可以移用。而不知竊  
之為淺義。從音出。盜之與淺。則絕不相涉矣。六曰傳。為  
弗審也。兩徐所見說文不同。猶陸德明孔穎達之於五  
經也。楚金於書中行文。譌字初不致詳。曲為附會。椽注  
云。棟名。與爾雅棟。謂之椽。合楚金本誤作肩。棟以為肩。  
即椽字。案爾雅曰。椽謂之梁。非椽也。且說文例。寫正。交  
何獨此椽字。省去木旁。邪。袁注云。一龍蟠阿上。鄉言龍。



首向上也鄉誤為卿傳曰所謂上卿即周公禮也覲注  
云旁視也誤為內視傳曰今為晚內視自視也案中庸  
晚而視之孟子晚而不視則非內視之義且內視自有  
親觀等文不可溷也汶水出井陘山與史漢水經注悉  
合楚金本誤陘為陵遂力以陘為非而不能有所證以  
自申其說妹注云女弟也誤衍夫之二字傳曰即曹大  
家所謂嫂妹也七曰徵引太支也戴傳引陳平割肉事  
晨傳引孟子雞鳴而起得傳引詩如彼築室于道謀二  
句臚傳引詩束矢其搜喜傳引左傳公喜而後可知也  
醉傳引左傳諸侯會于澶淵櫟傳引潘岳射雉賦涉青

林以遊覽楹傳引古詩迢迢牽牛星四句借傳引左傳  
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此於本書皆無所  
取汎濫牽引不審其意者之所在也以上七科所摘但  
一二三意必有放吳廷珍新唐書糾繆之例別成一  
書其繆庶可盡挾也許君之學當時無師說楚金表章  
其書得不失傳功固不可泯耳然楚金之學有盛名專  
精著書不應荒陋若此殆亦不免為人所矯亂邪元照  
所校者至淺率閣下不惜教誨之幸甚元照再拜上  
無名賁奉少詹事錢竹汀先生書戲軒者久矣意亦無  
秋間蒙遠寄尊製廿二史攷異全部見賜領到故謝此



書浩博精諦實自古攷史者所未嘗有荒陋如元照宜  
無從贊一詞矣唯漢書鮑陽一條曾肄業及之敢布其  
說於左右案鮑陽孟康音紂師古章懷皆從之玉篇有  
直久一音廣韻上聲有部紂紐亦收鮑字蓋魚名音重  
地名音紂本判然也左襄四年傳杜注有鮑陽字釋文  
曰鮑孟康音紂直九反一音童或音直勇反非此尤為  
確證矣謂孟康本音紂紅反而脫紅反二字者其說始  
於方以智之通雅夫以顧野王陸德明陸法言師古章  
懷諸公所据孟康之本舉不之信而信明人臆造之說  
似未安也若夫鮑以同聲而讀若紂非同聲也此誠

不能無疑元照昔嘗聞諸上友錢君馥云詩駸假無言  
中庸引作奏假毛詩衡從其或韓詩作衡由駸為奏從  
為由與鮑之讀紂正同不必疑其非聲不知閣下謂此  
說何如也又案古以太和紀元者六魏明帝晉帝奕後  
魏孝文成李勢趙石勒吳楊溥而唐之文宗則是太和  
非太和也孫季昭示兒編始誤以為太和相承至今抱  
經先生始攷正之閣下亦以為然取徵無過於當時  
碑刻而非多見唐碑者大都不能無疑且以孫季昭宋  
人為解案唐劉遵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  
值洛水泛書盡濡濕方曝之得易一冊題云上元歲閱



此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飄溺遵古召  
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古至大和凡十  
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沈明遠寓簡載  
此事是大非太斷無疑矣或在東過訪遣舟送之還常  
州謹附小成藉陳鄙悃因風不勝虔切元照再拜上  
疏次年六月先生惠書謂鮑可讀紆特不當如廣伯之  
類引例其說甚精今在潛研堂文集第三十六卷自記  
奉錢竹汀先生書 辛酉  
尊製谷問春間從何夢華得一冊讀之攷覈之精確論  
議之平允謝山之書萬不及也其中有鄙意所未逮者

數科敢罄所懷仰祈裁奪大畜彖傳輝光日新此鄭君  
讀法王輔嗣則以自新其德為句愚案漢書王莽傳陳  
崇奏莽功德有厚矣日新其德之文疑西京已有  
此讀不必初自輔嗣也說文所傳書詩或不標書曰詩  
曰尊意謂標書詩者乃古文孔毛本不標者乃今文歐  
陽夏侯齊魯韓本愚案書詩有今古文之異而爾雅則  
無許君引爾雅或標或不標則又何也愚許君於此初  
無定例論語孝哉閔子騫一條細審問詞似小有誤案  
漢儒皆以子騫喻親以道人無可非問其父母昆弟為  
說漢書杜鄴傳後漢書范升傳論衡知實篇皆然陳長



文始以不聞子騫為說故曰言聞子騫為人上事父母  
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聞之言皇侃義疏  
曰凡人物論無有非聞之言於子騫者也長文之說正  
朱子集注所本今問詞引長文注脫去首句故以為同  
於漢儒而異於集注此似宜改正者孺悲欲見孔子據  
皇疏乃召孔子來見準之論語書法儀封人則曰請見  
陽貨則曰欲見今孺悲不書請見而曰欲見則皇疏信  
而有徵矣邢疏固不足憑而儀禮疏謂不由紹介故辭  
而不見亦臆說也孟子若岫厥角稽首趙邠卿以若岫  
為句故其注曰百姓歸周若岫後人惑於古文尚書以

若岫屬厥角為句訓厥為其則趙義終不可明矣爾雅  
犬生三獾說文無獾字閣下據玉篇謂是猥字之譌案  
說文猥犬吠聲義亦不協且玉篇不僅訓猥為犬生三  
子也其於獾字亦然又有猥字音即其訓亦同獾猥二  
字皆不見於說文爰夏畏形皆相近將何所適後愚攷  
周官大司馬注曰豕生三獾釋文曰本亦作獾然則獾  
即縱之俗書不必取玉篇之猥字矣許鄭局鼎之異說  
者紛芸以愚攷之實則為陸氏釋文所誤耳扛鼎之物  
許本作鼎鄭本作局其覆鼎之具則當作幘說文曰幘  
覆也从中冥聲周禮有幘人儀禮局鼎之鼎本當作幘



幘人掌共巾幘鼎覆正其所掌釋文於周禮下記幘字  
皆作冪僅小異於正體耳獨於儀禮則盡誤作冪開成  
石經亦然讀者疑即說文冪字而不知實冪之譌也周  
頌絲衣箋有舉冪字釋文曰本亦作冪此誤同之明證  
張參五經文字序亦云冪冪同物禮經相舛也又案冥  
冪二字皆从日聲冪讀如審亦可讀如冥與局音近故  
許鄭各異說文鼎部元未嘗有脫文也惠氏禮說云說  
文口覆也口後鼎為冪則冪非覆鼎之物乎揣惠意謂  
覆鼎之具从口下鼎於義更切而不知冪从口聲此形  
聲之字不必求其義如匱字亦从口聲而其義為飯剛

柔不調相箸於義亦無取也且鄭本作局說文訓局為  
外閉之闕於舉鼎之義亦無取也友人徐新田始不以  
鄙說為然既而改從鄙說更為推求詳悉今亦采用其  
言以上愚管之見明知無當稽古之暇更有以教之則  
幸甚元照再拜狀

奉段懋堂先生書

壬戌

日前道出吳閭進謁台階藉慰半年企渴之意承許序  
爾雅匡名感甚元照於漢魏至北宋人所引爾雅有異  
同者廣為甄錄校其離合惜所見之書不必皆善本然  
通行之本猶非盡為唯太平御覽一書明人刻本謬闕



宏多夏間先生來杭行笥中攜周氏所藏宋版殘本一  
函元照幸得寓目中有二條甚佳尚記憶能言之釋天  
四氣和為玉燭不但諸書所引皆作氣即石經及陸農  
師新義與凡宋本皆作氣其作時者直監本之譌不足  
深辨者唯下文四氣和為通正則自石經泉宋本無不  
作時者攷文選注及白帖所引則亦作氣以義推之氣  
字為勝論衡是應篇引爾雅四氣和為景星即此文也  
宋本御覽引亦云四氣明刻本作時是淺人据今本爾  
雅改之後見何夢華照校之本於此字未經改正凡校  
本之不能無漏略如此翻閱非難事相去二百里不能  
借讀是可惜耳袁氏所藏宋版爾雅疏單行本向在弟  
一樓校過兩冊經文大致與石經雪臆本相同尚未終  
卷未知可轉假一閱否鄙著凡例數條并所引書目各  
家姓氏別紙錄呈祈察入不宣元照拜上

奉段懋堂先生書

甲子

月前于役姑蘇兩謁函文大慰二載願言之意承許序  
畫扇齋秋怨詞懇速成見寄企渴企渴前於尊案見所  
寄某公書藁詞氣激直大致似歐陽公與高司諫之書  
歐公之所論者國事之是非然後之君子於歐公不能  
無遺議今先生之所爭較之歐公其大小何如而凌厲



揮斥令人無所措手足傳有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受  
之者豈遂能甘此今尊意若曰彼雖不甘吾何懼之有  
夫懼不懼亦何足深論且非懼顯要也懼失儒者謹厚  
之風耳更就此事論之在先生始亦失之輕信夫既身  
據要津欲為朋好採行著述固非艱大難勝之事也苟  
非力所能及則竟寢其事有何不可而乃委曲躊躇募  
助集事其始也如此又奚怪有今日之事乎然而先生  
之責之也又已甚矣人之知此事之顛末者不能不謂  
先生處之失其平不知者傳聞失實不過曰段先生因  
某公不為刻書薦書院作書罵之耳如此則先生之品

詣亦少損矣古人有言曰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今先  
生之於某公既不以為知己矣而乃直言觸諱若是豈  
屈於不知己之道乎元照於先生有知己之感又思宿  
昔從遊之者舊如抱經竹汀諸老悉已物故其健在無  
恙而還往親密者唯山舟侍講與先生耳高年多事致  
損天和非區區頌禱之私願也元照之直言觸諱蓋出  
於不得已也唯先生諒之先生不以鄙意為非則乞潤色  
元稹微詞婉諷使之自悟焉可矣芻蕘之言伏希采納  
天寒欲雪呵凍臨池不妨學宋廣平之賦梅花慎弗效  
稽叔夜作絕交書也元照再拜上



復楊傳九書 癸丑

孟秋廿日奉所惠書正當侘傺之時發函伸紙高爽眼  
明比想高堂健飯鄰下承歡不匱之孝令人生感如弟  
有六十老親須鬢蕭衰齒牙零落頽然如大耋之年而  
不能侍奉起居無故挈其妻若子二千里水陸長征遺  
吾父以思子之勞每讀昌黎歐陽詹哀詞舍朝夕之養  
而來京師云云未嘗不為之撫膺歎息嗟乎如弟者何  
所為而來此、間風物甕器外一無所有亦唯有新出  
之甕絕無古器也弟心境殊惡寢食不安張佩慈先生  
集未曾寫得一紙經義考亦無心細閱唯將宋本隋書

檢點一過所補者與吾兄大同小異隋書錢景開所記  
售者故攜之行篋中也錢所藏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  
詩宋版殘本弟已以白金八十兩買得之案孟奎字文  
耀號春谷昌陵十一世希憚之孫與憲之子實祐四年  
文天祥榜進士書凡百卷分八門天地山川卅二卷朝  
會宮闕八卷經史詩集三卷城郭園廬卅卷仙釋觀寺  
十二卷服食器用十一卷兵師邊塞二卷草木蟲魚十  
二卷凡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九百九十一首今所存  
首尾兩門中十二卷耳其咸淳元年自序并目錄是毛  
斧季從絳雲樓藏本補錄者後有斧季手跋及王善良



唐守昭手札二通皆可觀弟前閱鄭荏畦湖錄藝文志載此書而卷數門目及孟奎之爵里字號皆不詳湖州府志因之得此可以補其闕矣未書言毗陵有謝承後漢書姑蘇有韻海鑑源不知此說何自得之謝書據吳淑進事類賦表明言其凶是北宋初已無其書故宋史藝文志亦不載間百詩述傅青玉言其家有永樂中揚州刻本遭亂失去明季有人在史館見方從哲以內府藏本攜歸德清後訪之方氏後人不可得此二說均不足信前詔徵遺書范氏天一閣書單列其目而實無其書故書終不出姚之駟後漢書補逸采集謝書僅一

千餘字耳今云四十餘卷不敢信也韻海鑑源元三百六十卷崇文總目宋藝文志皆作十六卷殆是後來刪本据困學紀聞則十六卷本亦已失傳今云七大冊豈十六卷尚未止歟吾兄之說書得毋東坡而云說龍肉邪徐宏祖之於地理出自目驗宜非索圖指索者比承教論河源主遊記以正東樵之誤甚善但弟於斯道夙未究心定日歸當面請益也涼風至矣歸思彌切良覲匪遙先此奉復吾兄上有兩親下無子息千鈞之重繫此一身其勉自愛哉弟元照拜白



於周生處得尊刻督記伏讀一過佩服良深中有數說不無尚有可商請質言之以取正焉雜卦傳晉書也明夷誅也孫季昭疑晝誅不諧於韻欲改誅為昧為亭林所譏尊意以卦義反對之故復有取於孫說案篇中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諸卦反對義皆不甚顯確安見誅之不可對晝乎孟子引湯誓時日害喪趙邠卿訓害為大害之訓大誠無徵於傳記今謂大乃益字誤脫其半則非也邠卿明云言是日祭當大喪凶豈可謂邠卿不以害為大乎二女果邠卿云果侍也說文引孟子作嫫云女侍曰嫫果乃嫫之

省文趙許義同無可易矣偽孫疏本不足述今牽合於周官宗伯載果之義則是虞帝祭天二如助祭近於鑿空傳會某嘗言漢儒詁經非有大違錯不可輕議吾曹立說非有確徵不可自信好異喜新求以後儒者之病賢者固當加矯之耳尊說爾雅鷓諸雉一條尤不確說文數雉之名目十有四種悉取雅訓盧諸雉居其首盧諸之為雉名無可疑矣今本爾雅盧旁施鳥隹諸說文則鷓鷃字也今截取鷓字置於鷓春鉏之五而曰黑為鷓白為鷓復何据乎又謂諸雉二字乃總冠之名則爾雅未嘗有此文況有說文為明證乎以上數科幸更審



之漢書地理志引邶風河水洋洋。龍城札記謂洋洋當从楚姓之半即灞字。此論甚精。尊意疑即碩人之詩謂邶乃衛之謫似不然也。班氏云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此言三國之詩皆有淇有河也。碩人之詩明冠以衛。曷嘗有誤此一檢。元文即可瞭然者。鼂錯音灼音厝。小顏据叙傳錯故為韻。以證晉音其說甚確。而征賦讀為入聲亦不為誤。何也。皆昔聲也。而尊意謂故字从支亦可讀入聲而不知支為部首形也。非聲也在支部

而丛支聲則凡支部中字悉可讀入聲乎。某學術淺陋本不敢挿齒牙於著作之林。以相厚之意故不揆樗味冒貢芻蕘言而無當。勿吝往復為望。某頓首。

與臧在東書已未

一別又十旬餘矣。自足下之去。吾益孤。不讀書有疑義未由質問。有所剏獲。又惜不得與足下抵掌劇論。共相欣賞。天涯旅館。靜夜校書。想足下之念我亦同此懷也。足下天性慤直。有言必盡。欲少宛委一字而不可得。坐是不諧於俗。吾則較足下少黠。尚能俯仰隨時。而意所不可究。不能飾貌為歡。終不可以涉世。天之使我沈淪。



不遇正乃所以全之而非危之也。且下宜深悉此意。足  
下去年在杭州書局。中人皆不悅。足下此亦不可盡  
責於人。亦足下有以名之也。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學  
問亦猶是矣。一出言而莫之違。雖聖人弗能也。而謂吾  
曹願能之乎。讀書有得。果自信不繆於古人。則雖舉世  
噪罵。曾何足以動吾心於此。而苟動其心。是自守之不  
固矣。又臧否人倫。尤宜謹慎。而足下且肆然見之。筆墨  
之間。輒曰某。不足道。此大失儒者謹厚之風。姑無論  
其為人所憎惡矣。古人交友。以箴規為先。斯道也。今止  
矣。且下以盡言見惡於時。然吾深知足下真能受盡言。

者。吾之直言。不貢之於足下。將安貢乎。昔吾與足下極  
論處世交友之難。足下輒歎息。受吾之益。過於諸老。斯  
言也。亦可謂懇到之至者矣。然則吾不極攻足下之短。  
乃所以深負足下。異日持何面目。以見吾良友也。足下  
見吾脆弱。憂吾不永年。此誠愛我之至者。日暮懷人。言  
念及此。曷勝悵悵。然吾不自以為憂。而以足下之所以  
憂予者為足下憂也。何以言之。吾年未及冠。一病數年。  
幾成矣。然竟不歿。以至於今天。之所以留我於世。未必  
無意。年來遊心圖籍。假日嬉樂。榮名利祿。淡然不櫻於  
懷。更無成法。何足憂也。古語不云乎。翹翹者易缺。皦皦



者易汙剛美德也然剛之過者或近於躁或近於慢  
與躁非特難以處世亦且損於養生斯二病足下皆不  
免焉吾之諄下苦口固不專為足下陳處世之宜也曹  
子曰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二千里寄書不以規諫又  
將何言足下其以吾言為煩否春寒唯自重不宜元照  
叩頭

報許兵部周生書

癸亥

承為序爾雅匡名收到謝。尊序大指為糾段君序中  
轉注假借之論而發以弟之擣昧何足以定之而承論  
以虛心察兩家之是非用敢反復尋繹精得要領段君

之說轉注用東原之說以訓詁當之此本不敢輕信者  
兄之所辨當矣至糾段君之論假借此在段君不免有  
語病而兄求之過深遂相抵牾耳叔重之說假借也曰  
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今長是也說文非無今長二字又  
如兄所舉韋字解云借以為皮韋字明哲如此段君治  
說文四五十年而曰說文無假借宜疏不至此弟申其  
意蓋謂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以為之者如書之假借也  
固有其字而形似聲近得通借而互用者經典古文之  
假借也請以哉字明之哉不訓始其訓始者字當為才  
爾雅訓哉為始是借哉為才也而說文於才哉二文各



還其本義不以始訛哉是之謂無假借也更請以然字  
明之然否之然本从口為嚙經典相承則省其口而漢  
隸又以狀為之在說文則三義判然是之謂無假借也  
段序云說文與經傳爾雅訓詁有不能同者由六書之  
有假借也若改曰由經傳爾雅之多假借則無語病矣  
今當存兩序於簡端而附弟此書於後以俟明者定之  
可也外弟嚴元照叩頭謹復

與汪漢郊書

戊辰

僕之傾倒於足下久矣特以足下謙謹過甚僕雖欲請  
益恐足下未相許故自相識以來未嘗敢以文史相商

推也昨同王丹生過尊齋始得與聞高論虛往實歸大  
慙於懷僕於學問之事非所宜言也然竊嘗論之彼湛  
溺於帖括之業者既不足以言學矣若夫慕好古之名  
而徒務乎零星鉅師識小而遺大終為俗學之歸其與  
帖括所異者面目而已足下之好古僕之所佩服而其  
所見者大尤非尋常人之所能及也足下之說經深思  
其義而務貫通之以僕之陋劣又何從贊一詞乎讀所  
作文堅毅精卓又甚愛之而有一言竊欲就正於足下  
前者丹生讀足下之宋遺民錄跋而不以為然即僕亦  
不敢甚以為然也昨率所見言之足下願唯不知足



下真以僕言為然邪抑或未以為然而不欲深辨而姑  
置之邪繼而足下論及張蒼水頗致不憚之意僕於蒼  
水舉事之始末不甚詳故不復與足下相反復今試綜  
而論之若蒼水者非世所謂賢者邪足下議之非所謂  
責賢者備邪僕以為責賢者備春秋之法也修春秋者  
誰孔子也孔子何以責賢者備也孔子聖人也聖人操  
大公至正之道以衡量賢者賢者之行不能無過不能  
無不及而其過也其不及也而爭在豪釐秒忽之間唯  
聖人知之亦唯聖人處之可以無此豪釐秒忽之過不  
及故可以起而責之知此則知責賢者備聖人之事而

非吾曹之所當務也蓋以去賢者之畛域尚遠也去賢  
者既遠而乃以其行事少不槩於吾心輒從而尤之而  
曰吾責賢者備也得毋思之未熟乎且夫事莫難於處  
變而古來忠臣孝子之所處者大抵皆變境也聖人處  
之則無弊賢人處之固不能萬全虞舜終能化其親而  
申生唯從事於一職是故也然而謂申生非孝子不  
可也虞舜可以責申生矣僕之愚見如此今使當蒼水  
之時處蒼水之境不為蒼水之所為夫豈曰不可而僕  
獨不喜足下議蒼水之後者何也蓋思斯言之出於名  
教無益而先有損也僕又嘗論儒者之學在乎明倫五



倫之義有變有不變不變者何父子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變者何君臣也夫婦也曷言乎變也古者夫之於  
妻有故則可出也不以為不仁妻之於夫死則可嫁也  
不以為不義臣之於君不合則可以去而之他國不以  
為不忠也居今世而有人焉以去就之義論君臣夫婦  
非愚即誣耳是以士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也吾曹之言  
豈其必傳於後然而不傳則已矣或者傳則恐其言之  
弗當而新奇可喜足以盡後之人是則深可慮也僕之  
狂言蘊於胸中者久藉足下以發之莫足下有以益我  
金谿刑部議論不隨人轉移與足下相若何日得同聚

一堂聽兩君劇論竟日衝風之振僕雖無竅或者為之  
一號也調言衰而不顧抵觸此足以見僕傾倒之誠若  
以僕為好辨以自衒者則殊負僕矣縷縷之意伏希鑒  
察不宣元照叩頭

與汪漢郊書二

庚午

與汪漢郊書二

辱惠書兼所書摺扇慰我於飢渴之中喜弁不可言扇  
頭所書尊製周秦以來學術辨其原遠其言醇以之斷  
千古未了之公案可也僕又何以益之無已姑為足下  
作吹毛索瘢之論相較於字句之末或者可備一說請  
足下裁正之始僕讀足下之文服其氣味清古特徵病



其韻短而節使無抑揚紆徐之致初未審乎致之之由  
熟復數過久之乃寤蓋病於用助字太少也夫文無時  
古之分分時文古文為二者非也以助字多少為時文  
古文之分者尤非也逸馬殺犬於道宋初為古文者之  
言也然準其例而為之則無文矣今以歐公文論之則  
當憤然畫錦堂記成已送韓公矣既而又取去云欲重  
定其重定本初無大改易唯於首二句各增一而字耳  
峴山亭記一置茲山之上一沈漢水之淵初云一置茲  
山一沈漢水因章子厚言而增改焉今試取兩本較之  
元本勝邪改者勝邪足下之病正與歐文未改者同僕

更就足下文而鉅劄論之足下之文曰學之歧其在昭  
定以降乎僕請為足下增一字曰學之歧也其在昭定  
以降乎何如此類者尚多幸足下更審之足下且弗  
謂鄙論之而係者淺也夫言者心之聲也心欲其平心  
平斯氣和氣和斯辭達達之為言通也韻短而節使其  
獎近乎窒則不達矣士不得志於時重之於憂戚貧  
病則其骨中常若有物焉下口於其間為語言文字之  
累不漸以消之不可也消之如何抑平其心而已矣夫  
人之心何以不平也其於天道人事泥於常而不通其  
變顏何以天跽何以壽宣尼何以畏於匡危於陳蔡不



能測知消息乘除之故必有致疑於善不必福惡不必  
禍者矣疑之既久遂擬為天道無知之說而心之不平  
滋甚故欲平其心者不可不以其變者而深思之也夫  
心不平者氣必戾氣之戾者必召殃心豈可以不平也  
哉僕因論文而縱言及此亦自知其煩矣雖然於足下  
吾安能忍邪足下書尾所言援吳丈斧石之例欲僕為  
足下作傳僕為之駭叱彌甚凡僕文之不足以不朽足  
下與夫足下之不朽無藉乎他人之文舉皆弗論昔者  
吳丈年已七十平生志業至此一無所就無聊之極欲  
章實齋生為之傳實齋不為而僕為之僕何以為之悲

之也今且下境雖困然年未及壯或出或處要皆可  
自見於世何乃作此日暮途窮之言將毋困於境而為  
境所奪有以招暮氣之乘邪如是則僕之氣且為足下  
一言而消沮盡矣尚何文之能為僕之不為且亦諒之  
足下定有所屬當無不承命項者僕思衰所為文寫成  
一通以自怡悅聞足下既為之序矣請以示僕當珍重  
手錄以併其端幸甚望甚元照即頭白矣哉且下所為  
不與族子梁浦書評讀  
足下去故鄉萍飄梗泛不能作歸計亦可云失意矣吾  
雖居局外然一念及且下輒惻不能自已且下身當



其境誠難堪矣雖然從來人才卓卓者皆不出於輕肥  
飽暖之中孟子所言苦其心志云和又誠可味也吾雖  
不及見吾兄然聞宗黨言吾兄居官廉正綽有古循吏  
風至今蒲臺曲阜尚有頌嚴明府之遺愛者足下而終  
身淪落吾知其必無是理也在足下勉之而已矣足下  
誠能項步不志其親痛自刻厲不苟安於淺近則今日  
之流離困頓痛豈非天所以玉汝於成乎苟不然習於  
客路輕躁浮薄之風不復以讀書立身為念則非吾之  
所望於足下者矣吾於足下疏屬也所以不能已於言  
者以足下之愛我耳其勿以老生常談自示幸甚元照

白頭古義  
無心寄許周生  
弟教謂拙著娛親雅言與古文必當為作序聞此言為  
之欣弁又云欲俟片日為之則終不知得兄之文在何  
日也又為之惻不者豫中雅言非稱意之作已有錢穀  
諸先生之序况雖不序可也唯古文非得兄序之不可  
經史百家學途近可謂法備矣獨古文一道非唯  
能者為也即好而言之者亦寡矣當吾世而無吾兄  
則已當世而既有兄序得側承緒論又重以內外兄弟  
之親而弟之文竟不得兄一言以弁其首字能憮然於



中乎未教謂近益知作文之難益不敢輕率下筆諒哉  
斯言苟非深造自得何以見及此弟竊謂不輕率下筆  
是也因是而遂不下筆則似非也者工之執唯熟故精  
殆未有未熟而能精者文何獨不爾今夫筆譬若刀劍  
然置之久而不試則鏽澀生之鏽澀和生必鏗甲盡乃  
求其利於一割不可得也多讀多作之說為一時文者  
言之為古文亦若是而已矣不多讀則語久之長不見  
而妄以為吾已得之矣不多作則雖見古人之長而吾  
終無以及之其弊之相去殆不甚遠也今兄於古人之  
長既已悉見之矣尤願吾兄騰蹄奮迅以赴古人而到  
之境毋徒退然自沮甘為古人所誣也弟所寫定之文  
八卷今寄以請政遇所不當意倚扶而詆訶之是所深  
望世無劉季緒非學文者之幸也弟幼而失學經史大  
部無能成誦者年財過壯洊更家難無暇理故業根底  
既薄筆又劣弱意所欲宣筆弗能也故集中無論說  
之文素嘗持論謂文之不可已於世者有兩端一以明  
道一以濟世舍是勿貴也之二者古人於論說見之居  
多然而為之略有二難雖有一孔之明而所照不周知  
其一不知其二若是乎明道之難言也出位而言事徒  
以駭人之觀聽有類於孟氏之云橫議者未有益於人



先有損於已若是乎濟世之難言也故就心卷之文考  
弟意之所在實枵然其無存也夫假之年異日或藉楮  
墨以自見一二然不敢必也况能為弟道此意則受賜  
矣若夫唐言衰譽既非分所應然亦古文之法不宜爾  
學古之文正當存古之道豈可如世俗之所尚者而輕  
徇之乎謹列并撰唯鑒不備非謂學古中無篇為  
情無損復何夢華書經申  
人日前得豆下元日所惠書命僕作南菴放生池記僕  
况味殊惡久不作文而放生之事吾先人志念之所存  
也重以台命不敢怠忽謹屬草就正僕謂誤此題者弊

有兩端章甫遂掖之徒諱言放生恐人謂其溺於異端  
之說也故必別求高論以緣飾之修詞縱極其曲而已  
不足發人之惻隱矣又或者立意崇佛盛陳因果報應  
之說以相怵特可為鄉里小兒說法中人以上即無以  
欺其心而闕其口適足以滋疑謗耳拙文欲去此二病  
并欲明孔孟所以不言放生而今之放生不肯於孔孟  
之意以下筆時大指也惜筆力弱言中猶未盡耳唯足  
下削正為幸僕聞米樓言此事非兵百金不能舉一時  
殆未能即集僕意先將此文刊一木版傳布友朋即以  
代勸募之啟未必無小補如其刊之乞取數十本見貽



為荷慕文效未也錄其作也或疑其本良師  
說者指寄戴刑部金溪書於酒一衣袖中或大或明也  
辱惠賜結綺亭集力疾讀一過於其所讓子劉子祠堂  
配享碑不能無遺憾敢陳其說於執事按戴山門弟子  
之最醇者莫若桐鄉張先生楊園戴山受業於吾鄉許  
恭簡公淵原出於陳湛其所持不必盡同於程朱楊園  
之學以程朱為歸其所持又不必盡同於戴山此諸前  
儒師弟之間若敬齋之於康齋也楊園雖不墨守戴山  
然終其身言必稱師兢兢焉不敢失墜遺書具在可覆  
按也乃何以獨擯之不得與於配享也文中言弟子之

西園老人則以為  
楊園與晚村為  
友梨洲則與晚村  
際未謝也推重梨  
州遂以楊園為晚  
村之友并與梨洲  
請學不合而未錄  
之

見於遺書者甚多未必皆真儒勿敢濫也又言有負盛  
名而不得豫配享者是非指楊園而言之歟然則楊園  
之不豫非漏也是謝山未棄之也其未棄之也必非無  
故此其故僕乃今知之矣謝山平生推重黎洲黎洲楊  
園同出劉門不無枘鑿蓋黎洲博涉九流以文章著作  
自命而楊園悃悃無華不欲以文采見黎洲晚年應聘  
請學參議史局不能不干涉世事而楊園匿影村社志  
力農桑遺世而獨立學術志行皆不同故兩家遺書均  
未嘗有一語道及戴山立學之基在於堅苦刻厲楊園  
躬耕終老其堅苦刻厲無愧於戴山何以見其非真儒



也若以其學不合於載山而置之則黎洲之沈濫蕪縵亦非載山之家法也且其同門如陳乾初則以大學為非聖經矣憚仲升則以載山所說意為心所存有疑議矣此豈能與師說若重規而疊矩然者且仲升被緇出世嗣法臨濟其於師門臭味果何如然猶諱其志節不加取若陳章侯之蹤跡詭誕其於載山臭味又何如然亦置諸弟子之列而獨於楊園若無其人也其果有說以處之乎再有聚斂宰我短喪聖師訶斥明著簡冊後世議禮者不聞於二子之從祀有異言然則親炙之門人苟非有干犯名教操戈入室之迹皆不得而輕黜也

謝山表章先正用意甚勤乃不免存門戶之見啓後人之疑論是可惜也執事何以解之病滋甚何時更過我

復沈春泉書

丙子

壬申一晤忽如夢別後未幾即染沈疴于今五年雖猶未登鬼錄已成廢物久矣辱惠書并示以永嘉甄文拓本及下假榻備寮寄情汲古極為歎羨且下以永嘉無七年為疑此不必疑也劉聰之陷洛陽在永嘉五年辛未至癸酉二月懷帝始遇害四月愍帝即位改元建興則是癸酉四月以前乃永嘉之七年也通鑑之例一年之中有兩元者據其後者書之故於癸酉書建興元



年也而此軌造於外丹在建興改元之後而仍云永嘉者則以其時中原做擾南北梗塞發號施令不能遠屆吳興距洛陽二千里而遙改號四月猶未及知揆之事勢宜有然者凡紀元若此類之錯至於金石文字往往見之殆不且怪也至漢冲帝之紀元自來相傳以為永嘉而不知嘉實憲字之誤其說見於史繩祖學齋佔畢言之極詳茲不復贅附呈絕句一首用博一笑不悉

悔菴學文卷二書序歸安嚴元照

送族子梁甫入都序

予頃為族兄葆林先生纂香照圖記徇兄子梁甫之請

也先是予赴鄉試與梁甫同寓於西湖昭慶寺過從二

旬梁甫別時約季秋歸里省墳墓過予家迨榜發兩人

皆被放梁甫以病不能來予不悲予之下第而悲梁甫

也予亦不悲其下第而憂其病也今梁甫以書來道疾

已瘳明年將入都乞予言以行嗟乎予與梁甫無服之

親也而予與梁甫不翅如手足也於其行又安得無言



吾家自從高祖參政公昂弟遷居府城子姓縣行遂與石塚族人疏而予與梁甫獨密予十歲時始至梁甫家梁甫雖幼而舉止如成人予心儀之歲戊申予以試事入城又觀梁甫梁甫甚親予告之母氏馮空人留予於家相驩甚是年予名入縣學而梁甫不與空人與梁甫但以予之獲為喜也嗟予予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梁甫與予真不翅如手足也迨予游南昌歸過梁甫會梁甫將奉馮空人之甘肅恩別去吾於空人丁寧之語至今如在耳也梁甫叙別之情至今不能忘也梁甫出遊以後時以書抵予以慰予心梁甫亦諫予之不能

忘梁甫也噫吾與梁甫皆無親昂弟吾苟得與梁甫終年聚首稽古讀書必均有所益吾盍不挽而留之雖然梁甫今茲之行其心將有所求以慰其父母也予而望於梁甫正在於此若蠖伏而不出勢且無以自立吾又安能挽而留之是梁甫之行吾之所欲也然而離羣之感吾未能釋然吾且無以自慰嗟乎梁甫亦思有所以慰我者乎計吾兄之下世卅有三年矣馮空人之鞠梁甫也勞矣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梁甫之奉空人不可有豪髮傷其心也此事親之空孝一也儒者之於書猶衣服飲食也布帛菽粟所以



養身書所以養心心苟失所養則繼而不能自主矣此  
讀書之宜勤二也吾家世相傳主乎務本儉素者立身  
之本也成家之本也梁甫其母慕紛華而失吾家風也  
此家法之宜守三也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又曰獨學  
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梁甫遊歷四方遇賢豪宜求友  
以為助然苟失其人則無益而有損此擇友之宜端四  
也古之君子慎起居節飲食所以愛其身者至矣身也  
者親之枝也愛吾身正以愛吾親也以梁甫之孱也三  
千里跋涉關山蒙犯霜露少不自愛則痾疾生焉此體  
氣之宜養五也噫吾所欲為梁甫告者未可以悉數也

梁甫能念吾言而并得吾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其必有  
以尉我矣嗟乎吾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不翅如手足  
也是以吾言若是其餘也梁甫而不予忘其能不念予  
言乎予且有以自尉矣

送楊緝甫會試序

甲子

秋八月予避喧入城秋榜既發得江南題名錄讀之其  
六十四名楊希之注籍無錫是吾友楊緝甫也為之喜  
然緝甫名熙之非希也疑其誤刻又疑其易名又慮或  
其第弟之同行者不釋然久之既而有無錫便姑以書  
敬之報書未返會予于役蘇州遂行程出關往無錫訪



王佩青緝甫來見予始得徵實焉乃喜甚初緝甫未嘗  
識予於佩青所見予文詞好之介佩青通書於予申殷  
勤予賦詩報之厥後予至無錫緝甫輒過後索日必願  
恂然不肯多出言予誘而與之言亦終不言予愛其  
謹而微嫌其過於謹也予涉世以來閱人多其能不與  
境遷者蓋少予今見緝甫察其狀一不易乎其素是非  
一舉之足以動其心者矣予尤喜之佩青近采爾雅說  
文之義字緝甫曰籀倣之始也籀之為言讀書也其所  
以免緝甫之意甚遠而吾於此竊有質於緝甫今天下  
之號讀書者非無人也究未知其所讀者何書也抑未

知其書之若何而讀也讀書豈易言乎吾嘗奉教於金  
壇段先生若膺矣先生精誦六書詁訓之學而其言曰  
讀書務明大義乃克適於用徒屑心於經義之小者雖  
精何益矧詞章之末又不足言矣先生之言如此吾不  
敢自私於緝甫之試禮部也無以贈其行敬以先生之  
緒言為贈自茲以往緝甫其務明經史之大義以蘄遠  
於用以蘄不負所讀書以蘄副良友之所望緝甫其勉  
之異日成進士或入館閣或分部或為知縣有以自見  
於世斯吾與佩青之意乃大適已吾之所以為緝甫告  
者如此緝甫為吾示佩青其必有以廣吾之所未及者



矣。此說與前說不同。蓋其心亦以爲古之所未必嘗  
非。然其古周易音訓序成。年蓋山。各。也。而。以。爲。辨。前。古  
朱子說經皆出獨斷。中庸大學更定章句。不屑謫。拘  
拘就先儒之成範。而於周易獨采王韓之說。離析經傳  
以還孔門之舊。其所据依。乃呂成公所編定者也。成公  
於易但編定之。未嘗為之訓釋。朱子因之而作本義。是  
宋易之合於古。雖定於朱子。而肇端於成公。成公之功  
偉矣。明人修大全。乃取本義附於程傳。而程傳用王輔  
嗣本。與本義經傳不相合。乃割裂本義卷次。以強同於  
程。後來坊刻。某程存朱。以程傳次第為本義之次第。相  
承至今。今本義僅有。內府重彫宋本。其通行誦習者  
皆沿俗本之譌。莫之是正。而成公之書。則已久佚。音訓  
一篇。采陸德明。鼂以道。二家之說。而成之者。朱子因之  
故。於本義不復譌音。朱鑑刻音。訓於本義之後。今亦止  
矣。然其書猶存於董真卿周易會通。仁和宋君咸熙者  
古學惜學者。不得盡見也。輯錄成表。宛然可讀。予案音  
訓經文大書。從陸氏釋文。釋文有通志堂抱經堂兩本。  
周易則又有汲古閣雅雨堂兩本。皆据宋刻抱經盧先  
生校。宋者頗糾正舊誤。然尚有未盡。藉此書以正之者  
如屯如遭如釋文本作置。古文也。云亦作遺。今諸本



大書作遭而刪亦作遭三字先生門人武進臧君鏞堂  
嘗据此校之而先生之書已刻成不可復改矣鼂氏之  
書久佚藉此存其梗概鼂所引有陰宏道說二科考唐  
書藝文志陰宏道周易新傳疏十卷陰唐初人鼂猶及  
見其書故得引之此亦臧君告予云爾宋君此舉不僅  
存成公書也因是而鼂書亦存因鼂書而陰說之僅傳  
者亦存豈不懿哉苟采行之附本義原書而行庶幾朱  
呂二子復古之功不沒矣

夏小正箋序

夏后氏之遺文存於今者在尚書則有禹貢甘誓在大

戴禮則有夏小正尚書立於學官學者誦習弗替獨大  
戴一經沈晦滅味前修所勿傳後賢所勿述其為之訓  
釋者自漢以來二千餘年間唯盧景宣一人而已矣而  
小正一篇闕焉無說不知景宣之注久而失其傳邪抑  
不知景宣若其難而未之注邪是則羣經之中大戴最  
晦而小正在大戴之中又為獨晦斯非其尤不幸者歟  
迨於有宋始有山陰傅若卿者得關澮所藏舊本與集  
賢大戴相參校釐正其經傳文字錄成四卷然亦未能  
推闡發明勒成一書也昭代肇興昌明經學儒者皆  
務精研古義治小正者有若濟陽張氏爾岐北平黃氏



叔琳秀水諸氏錦鎮洋畢氏沅錢塘黃氏模曲阜孔氏  
廣森諸家皆有成書然而瑕瑜不掩醇駁互陳未能盡  
合乎古仁和宋君咸熙專治此經歷有年而乃綜掇各  
本四羅舊聞而為之解放鄭君箋詩之例命之曰箋既  
成之後削藁數四用心良苦其以書中大正所取法謂  
大正為官名晉人不從謂晉人當為商人字之為也凡  
若斯類斷制鑿然皆出之以深思而非苟以示異者比  
洵可以補景宣之闕而無媿矣參攷同異其從其違非  
片言所能予則又放經典釋文之例條舉件繫為書以  
明之又取大戴元文與傳氏之本附錄以存其舊此書

歷三千年至於今綱舉目張始釐然大備豈非幸歟蓋  
嘗惜二戴之書漢儒傳小而遺大於是乎月令行而小  
正廢曾子之書宋人表章大學而十篇之文莫或過而  
問也斯皆不無有待於後之人理而董之者也今浙江  
巡撫儀徵阮公嘗為十篇之法而宋氏此箋同時又出  
予讀兩家書心欣焉樂之粵籍兩漢之世詩以齊魯  
韓顯春秋以公穀顯毛左之學不絕如綫然後世之立  
學官者卒用毛左晦於前而顯於後有如是者異日承  
學之士遞相講授愈久而愈盛安見大戴之終不立乎  
又安見非兩家之箋注為之兆乎



爾雅匡名自序 戊辰 沈氏  
僅時在塾讀書周易書詩論孟而外三禮三傳皆不能  
卒業於爾雅則僅知有此書名而已生年過三十始得  
注疏合刻之本讀之若其文字多誤思有以是正之乃  
据釋文石經盡採俗本之謬以為得之矣反復久之知  
釋文所載諸家之同異尚多漏略而瑕瑜並陳湯無折  
衷學者既無以定一是之歸間有是非又往而不能合  
乎古予於是博稽載籍自漢訖宋凡有徵引此經者片  
言隻句錄而存之以備甄別復進而求之許祭酒說文  
解字之書以究其離合前輩之緒言同學之講說有可

以解益此經者一一收錄因有遺佚歲在辛酉讀禮之  
暇整比校語寫成藁本命之曰爾雅匡名文字也匡  
之為言正也吾於爾雅為之正其文字而已矣爾雅之  
文字正而後可以治經爾雅者經之匯也治經而不治  
爾雅如射之無的也未有能通者也是以孔子之告魯  
哀公曰爾雅以觀於古可以辨言矣辨言者治經之要  
道也嘗攷漢儒之訓詁大半出於爾雅而毛詩之傳箋  
用雅訓者尤多然而毛鄭所讀之爾雅視晉唐人之所  
讀者蓋大不侔矣吾讀毛詩傳箋往來有不見於爾雅  
而循其形聲以求其義灼然知即今本之某字者然而



唐人之為義疏者忽焉而弗省則其假借貫通之故久已失其傳矣自宋以降小學日微爾雅一經久為學者所不道是以說經之儒新義臆說日煩月滋脫略詁訓成書甚易書益多而經義益汨則不讀爾雅之弊也晦冥既深久而當復本朝儒者務申古義國初諸老開其端至乾隆中而特盛餘姚邵氏乃為此經作正義義例精識解當較邢州明之書過之不翅倍蓰惜其於文字之異同亦未能詳也吾是以作此書以備之初予寫定是書之時安居尚無恙越二年而蕭牆之釁起有同姓之親覬覦吾者利予有敬通孝標之累乘間生隙

以訟相尋訟不直則怨愈甚欲甘心焉而門內之鬪亦日甚值歲又大侵寢食不得安所生子既長如其趣尚出人意外寅孟陬予一病幾不蘇則吾所生之長者為之也吾以輕脆之軀為無父之人無兄弟姊妹之助轉側於內外交誼之地不惜以身殉者忘其力之所不及而重去其鄉也迨於丙寅一蹶所望始絕精力消凶不能復振念徒死非先人之意而幼子遷生已半歲又不能無所屬望乃託諸外兄德清蔡君景光買屋以居之遂於是冬安葬先考妣事既畢乃毀吾家以弛吾擔自茲以往偷息人世知復幾時修短不足計自甲子以後



盡餘生也昔蘇文忠注易書論語攜之渡海元符三年  
六月之晦宿大海中樂不免公撫書而歎曰天苟未欲  
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古之人自信其學如此也  
予書無益於世不敢援此例以自詡然處顛危之際已  
度付灰燼久矣今日者猶得從事於斯不可謂非甚幸  
已繕寫既定乃自為之序其詳別有例言與金壇段先  
生之序在可勿綴矣

娛親雅言自序

元照幼而蠢愚獨學無友儂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  
得親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元照

微有知於古久訓故之學實基於此往還兩載而先生  
歿其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願未遑請益嘉慶丙辰  
端居多暇放古人掌錄之意撮拾所聞得書四五十年  
時先君年六十有三患利下之疾思有以娛之因以娛  
親名書其曰雅言先君所賜名也文選注引孝經援神  
契之文曰於莊嚴肅出言必雅先君蓋取諸此也既而  
繕彙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為之拍板糾繆且界之  
以序記當曰錢先生書返元照就先君牀頭誦其序先  
君聽畢大喜起坐諭元照曰錢公文真良藥也吾疾即  
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走使傳觀



冀聞闕失積累既夥寢寢改業凡數易如是者五年而先君之疾卒不瘳遂有庫申六月十三日之變苦由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家之既漸由骨肉嫌猜外虹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之餘坐慶惕疾相續乎終歲楮柱門戶既已良苦而所生之不才子日從而撓之元照自願救死無策奚復更問其地然蒙先君之託休仗親知之匡濟此身竟至今存而遷現之生正在乙丑之秋元照處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謝去公事置身於空山絕谷之中者徒以先考妣之未葬吾母之尚存也而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今者則以吾遷鬼在

也外兄德清蔡慶占憐元照之窮乃於丙寅之春挈遷兒母子置其家既而為元照置屋俾遷兒母子居之元照於其冬乃買地川三坪安葬先考妣五厝并營母氏生墳一歲之中再舉艱重心神告賴然而莫凶安生始念已不及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愉樂剛次舊藁擇凡說經之語出於己而不背乎古者寫定六卷於是元照年卅有五去先君之棄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昭代百餘年間名儒輩出探索鉤稽巨細精滌罔有不盡其著者無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若同縣楊傳九海寧



錢廣伯德清徐新田元和顧千里李尚之武進臧在東  
德清許子詠之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廣伯以早世  
無書傳九嬾病未及成書餘數君雖有書皆鄭重不肯  
輕出元照之不敏獨先以書自見寧無汗下然而不能  
自己者有兩端焉元照生四歲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  
有四此十四年之中知耗我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  
之所以償我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衿之外僅此數  
卷書燬而棄之則先君之心力盡擲虛牝此寫定之故  
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即曰吾畏友又曰足  
下定可傳甲寅之秋親扶病未石塚留連數日而去時

年七十有八先生歿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段君荅  
書曰自與抱經遊耳吾兄名知先生生前遊揚賤名如  
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借再三元照  
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文稱師弟子然而推原求委不  
敢忘所自也今兩先生皆已謝世元照方以廢學負知  
己為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先生且諸君商推之功  
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二也若夫邊兒之讀父書  
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之人而敢望也寫既竣乃書  
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痛云

同文要覽序 癸亥 盧君



請文字於今日之世而欲盡改千餘年承用之隸楷以  
還許祭酒之舊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呂忱之字林繼許  
君而作者其書今不傳姑就後儒所徵引者尋之其指  
已大異於許自是以後俗字日孳學者不能深究六書  
之元往以兼收並蓄偏旁點畫繆戾相仍至宋之集韻  
類篇幾同於貝葉之梵文羽流之符錄嗜其甚矣五十  
年來名儒輩出發明六書訓故之學許君之書大顯於  
世然其義精微非可以徧曉習俗之蔽仍弗能革也在  
昔字書若顏氏之千祿李氏之字鑑雖未能盡合乎古  
而於辨別雅俗不務甚高之論俾學者易曉誠不可謂

之無功梁溪黃君蘭谷悼時俗之失思有以正之而又  
慮駭人之聞見姑為校點畫之差論與夫疑侶之當辨  
者斟酌損益成同文要覽一書殆顏李之亞歟介其友  
丁君育菴郵予索序予於小學雖嘗津逮焉而未有得  
也其何以序之予與黃君未有素丁君謂其書曾見賞  
於抱經盧先生先生生平以小學迪學人宜於此書有  
深契也今先生不可作矣先生平日相與切劘所極推  
重者莫若嘉定錢曉徵金壇段若膺兩先生黃君試謁  
教於兩先生其必有以進乎此而廣君者矣予不欲孤  
黃君遠來索文之意彊不知而為之言奚足為是書增



重乎

白雲小言後序

白雲小言者六世後祖一醇先生之遺書也先生諱正

邦字範先七世祖贈刑部公靜菴先生之子贈刑部公

生五子先生最幼萬曆十四年進士補太常博士十年

而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因災異上疏出為江西

廣信府知府未任而卒貧甚同郡人之官於京師者醵

金斂之事見府縣志此書卷首有韓止修陳筠塘兩先

生序韓諱敬與先生長子文學諱士鉉者為條塔最先雜

說二百餘科次四書講義卅五科次文三篇次詩十三

首先先生身後遺文散佚撮拾成表故編次殊叢脞予數

年前入城於書肆亂帙中得之驚喜購歸讀之語多名

雋可自成一子殆有得於道者竊念吾家自明初竹堂

公居易公以醇行厚德基之於先運使公以進士起家

居官廉慎著為家法先生運使公之來孫也承累世遺

澤為時名臣性情退不務躁進故官不甚顯然其風流

節槩後之人稱道之久而弗衰非所謂善繼者歟案災

異之疏上於萬曆三十三年時官刑部廣西司郎中府

縣志並言以員外郎陳言誤也其時朝政墮弛專務礦

稅災異疊見先生蒿目憂心不忍默泣流涕大息有賈



大傳風二百年後讀其諫草光欲猶奕。紙上也然先生平日非喜作危言激論者又落。無依附乃一旦觸發侃。不暇計利害如是是誠不得已於言而言之而豈可與輕於自見者比乎書之以白雲名也則以官刑部故中有改南途中思親之詩是嘗改任南京不可詳已元照贈刑部公長房之後非疏屬也故讓序於書後以誌吾宗人云

盤書序己巳

府城蓮花莊之水東匯為池渟漾澹演若鑑若空水之陽有廬焉門對城南羣山岡巒蜿蜒蟠繚至如張大屏障門之內有隙地廣二畝許植桑數十本編雜樹為籬或開花或結實丹黃朱碧紛駭悅目登其堂則圖史書畫粲然畢具筆牀茗盃一一精好是為吾友高君文衡之所居也君故善讀書又工書及繪事能鑒別古人翰墨真偽高下多所蒐致於世間事未嘗不通曉而不欲爭世人所爭之事而凡世人之所競爭者一若於君遂無分焉坐是不得志於時不得已賣藝以自給邴寒溽暑往來為不知誰何之人所促迫窮日力役筆墨非其志也然君能自安其素無不平之鳴無無慘之色退然自抑若將終其身於此而無憾此則其不可及也予每入



城與君恒相過後日者出所著蠶書示予曰吾家貧賈  
藝不足以自給家有桑聊使家之人有蠶吾於此取贏  
也吾既以身親之歷年久自謂稍得其要領是以筆之  
於書有圖有說其視無用之言不急之辨或少有聞乎  
予受而卒業為之喟然者久之予與高君性情雖不同  
要其不適於世用則一也予游更家難析家屬居於德  
清所居鄰石壁山屋後有小圃數子課老僕治之豆麥  
瓜茄菜菔四時之種不絕可以療飢又可以悅志吾樂  
此有終焉之志獨惜不獲與君結比鄰相與過後也異  
日吾苟少安得務蠶當傳錄君書藏於家與家人共講

費君宜勿吝也

竇鈔靜志居詩話序九  
秀水朱氏靜志居詩話散見於明詩綜餘姚盧先生抱  
經曾采錄成表編卷廿二卷序而存之先生既殤藏書  
散盡此書不知落誰手予嘗讀其序猶未為知秀水之  
深其能知秀水之深者庶幾吾家之梁甫乎梁甫之言  
曰秀水懲前人以門戶之見說詩毀譽各失其當故其  
所衡量務持其平洵學詩者之指南車也然秀水著此  
書其意不盡在於詩以說詩稱其書可以謂之知詩而  
不可謂之知秀水之詩話何以言之有明三百年間朝政



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舉凡遺文軼事史書所不及備載者悉為甄錄不厭繁瑣俾後之人可以資攷鏡徵故實其用意如此蓋欲以解史也秀水以世家子負良史才多聞廣見揜絕一時其在史館時上總裁之書至六七而不倦議論娓娓足以曉其際及其退而論詩意猶未忘乎此也名之曰詩話然不可以阮閱胡仔之書並舉而論也梁甫之言若此誠為知秀水之深者梁甫居于家時已曾彙錄成冊予亦助之繕寫今者終歲窮居米鹽凌雜復耽於後事於斯自非知之甚深豈能好之如此其篤乎錄既完予為題其簡端如右

蘇東坡細萬齋集序

壬戌

德清蔡蒿林先生諱環黼字拱其予之族姊壻而先莊氏妣之繼母蔡安人先生之妹也先生長君文學星查又元照之師予家與蔡氏故多姍好而先生與先君交較深先生學富而才盛平居拈題作詩賦下筆纒數千言頃刻立就尤長於鋪陳排比迭欲作見者莫不驚歎以為奇絕然以時藝試以棘圍輒不利以貢生選授仙居訓導而歿未幾予師亦客歿山東先生詩賦未經手定其兄子棫丹搜集校錄與先生子星山請吾邑吳先生胥石申之而為之序得詩賦各若干首編



成若干卷星々復索余序憶予生兩三歲知學作學案  
書盈尺先生來面試之噴々稱奇壘便賦長歌以贈先  
君繼而館予家課予後兄輩得朝夕追隨日暮出塾輒  
叩先生齋猶記几上置綠松石硯一枚硯微坳先生晨  
起摩墨汁盈其坳可供一日用興到哦詩屬藁作草書  
飛動可喜自嫌惡札詩成則命學徒錄以行楷書詩之  
為予作者居大半也既而京師貴人招先生校書先君  
攜元照送至蘇州而別之後尺素往還無虛歲留京師  
數年歸々即訪先生又賦詩見貽後在仙居值予二十  
初度先生以十詩寄予勸勉之意視昔有加然自此遂  
不復相見矣十餘年來予漸得見當代老宿耳目濡染  
微有所解差不孤先生期許之意而先生當日屢語予  
以順時取榮以慰高堂而予之不才卒不克泮厲以圖  
進取浮湛庠序無以殊予曹九京可作定為惋歎厚娒  
遺集恧然不自禁其汗之流也集經吳先生論定未學  
不敢妄有論說且世非無知之者亦無藉於予言聊舉  
曩昔之雅以誌感載之私所以報先生者如是而已矣  
痛夫



癸酉五月余養病許氏書堂平湖薛君受祺來訪投余  
平林義塾志二冊并為余述周君高尊之行事甚奇義  
塾周君之所創也周君早年雖讀書以貧故不能卒所  
業一旦忽念世之以貧廢學如吾者何限吾既無以  
自處其尚有以處人乃初意建義塾於嘉興之新坊鎮  
有湯袁張三姓皆捐重資勸事乃克舉安人者百計  
撓之不為懼復於新坊鄰近地別創三所故今新坊有  
義塾四計其始事至今財十稔而義塾生徒之列學官  
弟子員者已三四輩矣規制既大經費漸絀君將謀於



四方之有力者乃於今茲孟夏啟行先之會城瀕行告  
其友與其子曰事不濟吾其野死矣其立志確然遂至  
此嗟乎豈不異哉緇流羽士奔走道路沿門索金錢以  
莊嚴夫土木者踵相接也世習見之不以為怪周君上  
貧布衣獨奮然以衛道勸學之心為摩頂放踵之舉斯  
亦奇矣越日周君過余信藹然君子人也叩其會城所  
與相識者則了無一人周君鯁馬慮莫之應者余謂  
周君其無慮斯世不患無好善之人特患無以誠感之  
者耳以君之誠也而所為之事又非若二氏之徒無辭  
於世教者比吾知從而後夷邪詐者之不無其人且多

人矣志之必請可豫定也於其行乃力疾綴詞昇之以

代募疏云

新軍早定其書不無誠信而外則雖

傷寒答問序 壬申

吳君規耕一入君

往余居里門時里中相與往還者唯吳君規耕一入君  
與吾家有連余以兄事之幼時資稟特異凡所經月久  
而不忘家貧甚尊甫就里閉門聚村童授書不足給朝  
夕有從子官於天津而即家焉者乃遣君就之時君年  
未二十也既至天津念平儒者業未足以即慰其親而  
平日所受於尊甫之醫學已有端緒乃以其術佐遊幕  
者若干年而歸始可以供饘粥顧不善綜理屢舉重事



不數年所挾之金盡依然落度而母夫人老矣不敢委  
而遠出乃仍以醫為生計其於醫尤精者傷寒之科招  
致者無虛日藉是以養其母以及其弟若弟端居間燕  
以母夫人之聲笑為欣戚唯懼傷母夫人心窮年黽勉  
不敢告憊是以其母安之其弟若弟安之烏乎可謂賢  
矣歲月侵尋五十之年忽焉已過思以其術授其兄之  
子俾繼其業請貫既久筆錄其語都為一表名曰傷寒  
答問何以專言傷寒也傷寒者醫學之總匯也明乎傷  
寒而十三科之能事畢矣其書不務繁詞而於臨證察  
脈處方之要罔有不賅蓋匪特初學之津梁實金匱之

匙鑰也中附綴醫案若干科叙次筆力多可喜又見君  
於文事非錄者客或見而惜之謂以君之才使其早  
年不為飢所驅得肆力於學今者說經考史發而成書  
必大有可觀者所就豈僅止此而吾意不謂然說經故  
史窮日力著盈尺之書出而問世求其言之有益於世  
者弗可得也著書而無益如勿著而已矣夫連城之璧  
照乘之珠非勿貴也然吾病之病其無用著書雖工而  
不適於用類夫珠璧已不足貴况乎其未必為珠璧也  
君書雖非說經攷史而言皆適於用幸而安居無恙  
視之一錢不直一旦迫於死生呼翕之際此一書也雖



等之連城之璧照乘之珠存不翅矣而又奚惜乎君之  
務此也哉君書初成即索余序會余疾困逾十旬而弗  
蘇歲云暮矣乃力疾而書其端如此其味必高其意必  
人之生豈得百年者夫氏以六七十為率耳童昏眊荒  
無可言者神智之用多不過三十寒暑陳然矣重以病  
疾事故損耗大半一日知一事即所知已無多抑且嬉  
游燕豫翫歲愒日以廢吾學者不知幾許事也而人壽  
之登六七十者亦不數也親也農工商賈執一業以資  
其生勞心殫力窮年不暇給士人端居一室安其四支

號尊重願多然自念歲月日增一無所憐意將何為乎  
人世所競致顯榮立功名而已於此既無意退而思託  
豪素以自別於草木亦人情然矣僕於榮利非不耆也  
第未盡力乎致之之術亦好讀書得請業於長者承緒  
論頤用心殊由莽經史大部豈能成誦再二十年於  
學卒無端緒亦曾寫定數冊書非吾意所存也乙丙以  
還遭家多故屏居德清于今六年矣憂心如愰齒髮衰  
落向所肄業都不復省憶生年財逮四十便已如此過  
此以往徒可知矣山居幸無冗劇涉獵所及間有啓悟  
命吾四友用備遺忘等博奕於用心勝芻豢之悅口糺



繩之責豈無同學若析象言以明道闡經術以濟時侯  
嘗有志焉而未逮也茲事體大請以俟大雅連踪之君  
子而後集業格不處前由中執事四十刻占此或  
數盡身多始我蘇蘇前科今六平矣是以吹斷處無  
學卒無識論亦曾高矣處無書非告動所存也山雨  
無雨既以初由來雖更天時想消流歸再然二十之  
葉若盡心平處上上識亦在賢者前若若身  
壽壽德能限於年亦亦必難其若若若若若  
入世所教及臨於玉心之成也若若若若若  
將真重如等為自高歲民自對一無所如如如如

悔菴學文卷三 歸安嚴元照

序 壽囑詩存序 辛酉

先君半菴先生少受業同縣壽囑朱先生先生諱山字  
懷仁自號壽囑本姓施乾隆十二年本省鄉試中式十  
六年成進士任福建泰寧彰化知縣陞直隸灤州知州  
降補房山知縣而終館吾家時尚未舉鄉薦也先君言  
先生高邁黨朗為諸生不屑意舉子業案頭不蓄兔園  
冊子喜作詩工書善畫山水松鶴尤善水墨牡丹酒酣  
落筆初不經意草書點染墨光浮動尺幅間盎然有生



趣閣筆拈韻即題詩其山亦不自矜重田夫野老就乞其畫欣然應之伸紙潑墨數十幅立盡逮其為知縣也大吏索其畫則掉頭不應彊之則道然笑曰官可棄畫不可得也卒不肯補房山先生愀然曰山吾名也而房之之其不祥乎生平吟藁多散佚元照求之久始得此藁是先生在泰寧手書付刻者乃辛未至甲戌四年中之詩計五十有三首自為之序元照復搜輯題畫詩若干首附於後仍舊名曰壽巖詩存先生詩清雅蘊藉可以息人之於氣而憂歲愛民媿不稱職之意時、於五十字發之章蘇州邑有流亡之句為名臣大儒所稱道

先生寥、數十首其中類此意者正復不少題畫之作層見疊出雋妙不數元明名家予家舊日延師多一時名宿而先生尤其選也桑梓耆舊風流宏長高山景行之思後生小子固有所不能自己者而況於有淵源授受之雅者乎先生歿數十年來湖之人知重其牡丹罕能傳述其政績者唯錢塘袁先生枚曾有文記其事夫先生不肯為上官作畫則其風力之峻已見一端求畫猶不可得求貨財願可得乎吾知先生所往之地其必有歌詠稱頌歷久而弗衰者矣又必有零章賸簡流傳歲弄珍若球圖者矣願安得有心人不憚險遠往而問之



松屏先生與予交始嘉慶三年先生長予五十有二歲一見如故舊與予談娓娓竟日不倦嘗向人稱道予謂此君不慕榮利浩落殊彊人意讀予文又愛之謂予曰卿文直抒胸臆不務粉飾故自快人時作詩投贈并示以吟藁八卷俾為之序先生詩和雅妥貼不好異不矜才經營慘淡求無病乃已然讀者不甚覺也平居好述者舊故事雍正及乾隆初年杭州諸老輩性情行事所接於耳目者稱說厯々如見眉宇佞鄙傾聽輒為神往先生於鄉之前輩尤推重周穆門乃樊榭堇浦所

兄事者以不遇故名稱晦先生舉穆門詩文連篇累牘背誦如流水與人談次未嘗一日不說穆門也穆門詩予未之見先生殆得詩法穆門者邪先生無須眉終身不娶年雖耆老風神奕々然髮長及地善飲嗜好伴山水嘗曰三百六十五日有招我山西子湖舫者欲戒一日辭而不赴不可得也其興致如此然天性伉直意所否者王公大人前不能少變其詞色也與先生別一年矣音問不時得思之不能已因書此寄先生即以當吟藁之序可乎先生先世本柯陵史氏後改姓余名大觀改名正觀字容若仁和人中乾隆廿一年鄉試副



榜廣文或上麻名卷或中麻創廿一平機為編

南雪草堂詩集序 辛酉 陸刻文

胥石先生生四十有一年當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之歲  
哀其自少至壯乾隆十四年始至二十九年凡一十有  
六年之詩芟汰而採之計各體詩二百有五十三篇  
卷四名之曰南雪草堂詩集計刻詩之時去予之生也  
尚四年予生兩年而先生舉鄉試遂遊京師比予少長  
知先生名然不得見其文詞又越二十有二年先生南  
還始獲交焉得覲斯集再請庚寅以後二十五年中之  
詩讀之則大半散佚蓋又不知其幾何矣先生長予四

十有三年長先君且四年予固不敢與先生輩也願先  
生雅辱予以不敏獲從諸老遊所結納有年八十以  
上者以齒論先生居第五予年來杜門息交五十里而  
外往有經歲不通問者獨與先生密先生家邑之十  
八都曰前邱予家十五都曰石塚相距二十里朝發焉  
夕可以還或櫓小船或逸尺素談文藝論心素留連往  
返久而不厭五六年於茲矣先生詩法古人而不徒襲  
其貌意思深格律細抑斂才氣使帖然於字句間妙處  
殆得之唐人居多讀人猶藉以見先民稟獲也集中所  
錄皆以辭名教者風義述祖德報知己牽率酬應之作



十不一存其去取甚嚴少詹事嘉定錢公見之謂非苟  
焉作者洵知言哉先生今年七十有二多疾予往候之  
猶呼坐林頭作劇談然每忽歸不能一音留也秋深  
夜涼讀斯集數過此中似欲有所言乃篝燈疾書漏三  
下而畢寄呈先生宜有一言以教我矣

孫編脩遺詩序

乙丑

同邑孫遲舟編脩當乾隆三十七年試禮部中式第一  
奉 廷對 賜一甲第二名及第八翰林院孫氏世居  
城南菱湖鎮其先代在康熙朝有以一甲第二名及第  
官至二品者故里人號編脩曰小榜眼云編脩入詞館

未幾年即下世遺詩若干首其季子憲儀校錄成表而  
謗其友人嚴元照為之序序曰詩以道性情也天下無  
無性情之人即天下無不可作詩之人固不以境異也  
而論詩者大率歸其事於寒人野士一若詩之為道空  
贏於山林空絀於臺閣若是乎郊島之作必非元白所  
能逮而永叔介甫致能廷秀諸公皆不空以詩見矣此  
豈足以持其平乎雖然有說焉山林之人其離俗也遠  
故得長葆其真以發其清音妙響若乃營利祿患得喪  
憧憧假其役於物也甚易往不能自有其性情不  
能工於詩無足怪已予雖不及見編脩側聞其平生寡



欲而靜和欲然不以魏科廡仕易其素雖置身於鑿坡  
鶴禁意猶在乎紙窗竹屋間也如是以為詩又安得而  
不工頌其詩歎其工轉惜其榮於遇顯於時不得窮年  
盡氣彫鏤風月與古人爭勝以之自鳴其勝也斯表章  
之誠不可以不亟矣予故徇憲儀之意而為之序惜乎  
予於詩未之或知也予之言不足為編脩重也

宋助教集外詩序 乙丑

國子助教塘棲宋先生左彙自定其詩為學古集四卷  
於生平所作存者十不及一宜與吳仲倫序之既捐館  
舍其子咸熙時熙為刻以行世又哀其所芟去者料簡

之附刻若干首俾予為之序予既卒業乃歎助教之定  
詩其識甚不可及也夫文人之病莫大乎能痴人而不  
能自痴人之清詞麗句以我法繩之吹其毛而索其癩  
彈射無完膚然後快於心而於己之所作雖未盡美視  
之若盡美矣雖未盡善讀之若已盡善矣撫卷反復吟  
諷嗟賞存之唯恨其不多此豈故欲自留痴累以招世  
之詆訶乎其識之不精無可如何且以離婁之明苟非  
鑑何以見其面學者之鑑安在在乎求諸古而已矣肯  
哉助教之以學古名其集也其得鑑矣得鑑則於己之  
妍蚩向所不得見者今乃盡見之存其妍者去其蚩者



又何難也然而助教而自以為當者猶勝夫人之而自以為妍者多矣聽其散佚而弗存可乎且使世之人讀所愛者益以見所存者之不苟而助教斷不學古之微意庶幾可見矣則是刻之為功於讀助教詩者豈其淺哉元照辱助教知將十年於咸熙湯弟之寮又安敢辭

韓公畫美矣舉春畫善於畫之善也畫善矣無春又於春

鼙之鳴至濁矣或者曰此鼓也蚓之鳴至微矣或者曰

此笛也僕之五七字至無節奏矣而或者曰此詩也天

下不虞之譽故多出於意外而人之嗜好品評往往有

如此者僕未冠時喜學為古文詞又好言六書詰訓之

學其於詩未暇兼營也偶有所作旋即燬棄勿儕中不

乏能詩之士未嘗敢與之應酬倡和僕雖不才蓋深知

恥也丙寅以還境遇日困中心鬱紆無所控告感事述

懷輒以詩發之如病夫之呻吟如被榜者之呼晷此豈

有意媚人之耳目者然間出以示人亦或以為可喜里

有女奇醜撫鏡自照知其醜之弗可以飾也屏粉黛絕

華炫椎髻布衣謝媒而勿嫁此僕之詩品也客之好僕

詩者果何所見邪佳者嘗以詩質之內兄許周生請其

政定以之弗應彊之則曰君詩無可毀亦無可譽不能



有所言也若周生真深知僕詩者

梅谷無悔菴學詩自序二戊辰

僕今夏收拾殘稿系之以序既而攜之至會城王丹生方選錄勿好詩為願言集索僕詩擇取若干首戴刑部金谿又為僕點勘一過謂僕詩品在廬陵半山之間僕之詩不足以言工拙兩君乃欲引而置諸論議之外殆不可謂之知音也然僕與兩君締交之始未財有足以述者季夏之月巡撫儀徵阮公招僕校書僕是以前杭也寓於天漢洲橋之興福寺丹生錢塘人也流寓太倉因秋賦還鄉寓於天后宮兩寓之相去為百步許僕是

以得交於丹生也金谿用化人丁母夫人憂服闋將入都留稅未發辱枉訪亦締交焉其時相與邂逅往還者嘉興丁見堂仁和王復宋德輝李允升汪漢郊諸君秋冬之際文讌特盛未幾予將歸里展墓見堂王復思返嘉興丹生還太倉漢郊有揚州之行金谿北上諸君感良會之難再惜雅集之易散見堂賦滿江紅一闕屬而和者六人名曰秋鴻館詞比予展墓畢復至杭唯漢郊已戒行諸君皆未散留連讌集較盛於前乃請梁學士題秋鴻館額懸於天后宮之別室復為文記之而鏡諸石其時倪穀民居憂在家無所事時與允升夜中試



若招僕同遊自是茶肆酒壚往來有僕之蹤跡矣金谿  
聞而亦來遊也霜月之凄警風雪之酸寒無不共之狂  
歌痛飲不至漏三四下不肯散如是者又匝月穀民乃  
命畫史作寒宵試茗之圖以之見堂王復先行丹生亦  
行穀民行役姑蘇某之弟某九升母喪妻病不復能  
出獨金谿與僕猶遲遲不忍去歲行盡矣僕欲歸告金  
谿金谿慨然曰吾之不行為諸君也今可以逝矣遂約  
僕同離杭行有日矣許兵部周生復留祭蘇公臘月十  
九日風雪中三人至湖畔蘇公祠次日具舟部署行李  
是夕與金谿通走街市以登舟已五鼓矣城門開乃發

至德輝家醉司命之前一夕也猶作一日留夜分始別  
蓋至是而秋鴻館之集始畢金谿通籍已二十年交遊  
滿海內然而歎嗚茲遊以為平生希遇况僕之落選寡  
耦者邪僕抵里門歲事已無可問料檢近作別為一序  
錄而存之皆經金谿所點定者丹生約束年上元前過  
餘不溪訪予當出以相示又當別寫一通寄金谿京師

云

願言集序庚午

願言集者吾友錢塘王丹生之所撰也丹生流寓於太  
倉歲在戊辰以秋試歸藉會予備書於杭乃納交於旅



館見其方遶擇師友之詩放中州集之例人各為小傳  
系之顧人數殊不多蓋丹生性慎密既不輕結交人而  
與之交者又不必皆能詩人也自與予交友之麋至者  
為十輩游從燕集誇一時之盛名其所寓之館曰秋鴻  
請學士梁公題額又請記之以交丹生志宋諸君之作  
入諸集中其不入會而能詩者亦宋之彬予可以觀  
矣予歸之次年丹生教授於杭所續采者蓋又不止詔  
書於予乞為之序丹生非不能文者序宜自為之而乃  
以屬予何也人之讀是集者於丹生之為倫類親騷雅  
莫不知也然而丹生之為此別存力不釋然於中者或

未之能盡恣當以予文見之丹生既寡交遊平時與之  
游者獨有一人曰汪君隆輝隆輝字照庭亦杭人之寓  
太倉者少孤學未成而輟既無可以表見於世年財廿  
有五而歿其歿也於戊辰之夏值丹生在杭不克視含  
斂哭之慟與予輩言說照庭不去口故與丹生往還者  
無人不知有汪照庭久之見丹生亦如見照庭思丹生  
亦思照庭也照庭苟有單詞片言之存宜無不登此集  
而照庭無之丹生思所以永其名者展轉不得其在此  
丹生之深痛也烏虜友乃吾性命也吾自弱年即出而  
求友於世當世之碩德名者撰几杖者有之握手若梟



弟好者有之二十年来物故者既不可復見存者輒數  
閱寒暑不通音耗予亦嬾甚視百里程如在天上山居  
暇日感念存歿亦思効丹生之所為而懷之數年卒未  
及舉予怠而丹生勤邪亦予於篤倫類親騷雅二者皆  
不如丹生耳而若汪照庭者終將附丹生以傳然則人  
之喜交游者渠可不與丹生交邪而予既得交於丹生  
矣予之幸也

刪  
大京香簪花小集自序二 丁卯

少張歸予之時勿好有以詩詞見遺者為之名而藏之  
未暇編次也予所居地僻郵筒還往為難楊戶部香修

曲自京寄來展轉人手近一年始得之張大令詩自揚  
州來亦越一年陳雲伯詩則其藁彙行予始鈔之計已  
五閱寒暑所得不過百餘篇冬夜檢篋思排比之則散  
佚者又不少乃并所記憶者寫而存之已不及百篇矣  
繕寫既畢反復瀏覽索息者久之

如此而止乃絕妙何  
以編一頁尚有文邪



弟好者有之二十十年矣物故者既不可復見者有數  
開其書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暇中感念存殯亦思幼時之志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及舉事而中法動亦予於為論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不如好之耳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詩書通年又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於書人亦不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五關與長而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其書有精者

雪固不係乎此集也矧集中作者大半皆碩德重望清  
才妙選其間有不識者有別去逾十年者有相去數千  
里代為徵索者有已謝世者少張既非樊素朝雲之亞  
予又粥：無一長諸公不惜墨瀟之餘為之藻績其意  
良足感矣清詞麗句一旦以己身之嫌疑而棄珠玉於  
塗炭委雅贖於草莽豈予所敢出乎今者遷子之生已  
及三歲依少張居餘不谿邊老屋數椽修竹古桂便娟  
饜婆蔬食布衣拮据自給少張之意得如此終其身為  
幸白石清泉永為供養世之君子更有為我賦之者吾  
當濡筆以待之



當燕華酒邊花外詞序 戊辰

米樓子許歲時即有翦雲樓詞刻行世吾友楊秋室嘗為江極道其工予固未識米樓亦未嘗見其詞也顧秋室於時人少許可獨心折米樓知米樓下筆必有絕人者思欲一見之而往還虎林終不得親今茲予備書未枕會米樓丁母憂居家亦暫為人傭書過從累日夕索其翦雲一刻則曰此少作吾悔之久矣間為予誦其近作大愛之冀日出其藁三種畀予長調多者曰蘆中秋瑟譜曰夢隱詞清真婉約掩絕流輩番陽一辨香舍米樓其誰與歸又哀其小令別為一卷合取向薌林玉碧

山之詞名命之曰酒邊花外詞嚴而不姪雅而多姿意不竭於句中情彌永於言外草句效顰十解視之殆有媿色近世詞家長調多而小令少猶作詩者之無五言四句也若米樓殆能出入南唐北宋者矣米樓小予一歲年十四五即見知予大興朱文正公繼而試順天舉而蹶者再憤恨無聊跋涉江湖思謀微官以養其親頗有有功者推挽之亦卒無所就久之自顧才力不足與世爭得失乃以黃冠加其頭托迹北山若將終身焉年財三十餘耳嗟乎士人閉戶讀十年書出而問世致顯榮立功名者何限乃亦有天賦俊才醜賴困頓未老而



窮如米樓者吾不知其故也予於房齋中有勝人之具者無往不傾心而於米樓猶不僅重其才也米樓本吾鄉晟舍凌氏實忠介公之五世孫也忠介與上虞倪文正公同殉甲申之難倪凌故有姻聯米樓之先世遂冒姓倪寄仁和籍今忠介之後在本宗者已無人矣予豈能於米樓不睽邪米樓索作小令題詞僧廬夜雨佛燈熒然地抒所懷不自禁其言之調已

笙簾詞序記

予嘗欲於城北蒼弁之間擇泉石絕勝處築二妙祠以祠姜堯章周公謹二公二公非吳興產也而皆流寓於

吳興南宋之詞人莫或能先二公者其流風遺韻空歷久而不渝吳興人之詞雖甲於天下可也然近者大江以南長於倚聲者不可一二數而吾鄉無聞焉谿山之淑麗蘋芷之芳馨自姜周以還幽情豔藻寂寥而不發者且五百年抑又何也吾於吾友倪笙簾不能無望也笙簾長予一歲其尊文與先大人善笙簾生八歲曾隨尊文至予家予與之嬉自茲以後遂不相聞往歲予入城相晤於梁甫家握手道故如隔世事年皆未盈四十而不相見者已三十年矣予與梁甫喜言詞非笙簾素所習也今茲梁甫出遊招笙簾課其子予於暮秋過之



笙巢出新詞一表示予慢詞小令天然合拍進而求之  
繼姜周之遺響也何有梁甫落魄遠遊無以贍其家於  
笙巢之供億薄矣笙巢頌安之曰吾於梁甫非所計也  
終不可舍之而去其篤於友朋蓋如此美才而深於情  
安於斯道有深契焉予曩者亦嘗學為詞甲乙間曾為  
畫扇齋秋怨詞一尋處佛鬱之境發酸楚之音讀者為  
之減歡笙巢之作和雅清婉可以悅人心意予又於此  
卜笙巢之不終窮也

刪 不畫扇齋秋怨詞自序 丁卯

梁甫南來 笙巢

者可謂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不消平業 笙巢



予無幾微怨抑之意見於詞色也其時吾家梁甫遠歸  
相問訴家事縱言及於詞梁甫素所好也言之不覺倦  
予即拈數調取近事賦之剪燈商榷相為歡悅自後心  
有所感輒寄之倚聲共得五十餘闕命之曰畫扇齋秋  
怨詞金壇段大令錢塘吳祭酒內兄許兵部為之序至  
乙丑季秋遷兒生始置不為茲輯錄簪花小集既竣乃  
復寫此詞酸楚之音居其大半：葉之中閣筆四五幾  
不能卒業嗟乎難言之矣

曷為為此詞乎而不知予

之為此為少張亦以自為也嗟乎處骨肉之艱難如予  
者可謂窮矣更自辭林其如欲游思少存以慰其心  
又於靈泉以味其甘當日之談亦常人所不厭者又况  
我並此之黨一將平與少弟終此交師警心况其辭也  
又野處更不味少張之所費也始存其情且為之氣如  
以齋否煖其未可也少張其詞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辭不味其平今欲遊天之神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裝身醫然味其味而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  
裝天之外平不可醫不醫也味其味而亦亦亦亦亦亦亦  
困耐其餘曰不空負此三罪而不早寤於至於今日之



困頓其誰曰不空又何怨吾之所為怨者自怨而已矣  
若天之於予不可謂不厚也知其將敗而先為之所有  
若良醫然知其將病而預儲藥石以待之病雖危而竟  
得不死是予今者邀天之祐亦甚奢矣其終得邀其祐  
以濟否歟是未可必也予懼其既濟而忘之不能終勉  
又懼遷兒不知少張之所遭也故存此詞且為之序略  
述近狀之萬一俾予與少張得以交相警以免於覆凶  
又俾遷兒知其母當日之窮有常人所不堪者又以知  
其父之窮則更有倍於其母者能思少有以慰其心則  
吾願足矣至於少張之居心行事異日亦冀向遷兒言  
之予不欲聞諸人也



許周生云說部  
紀事文如此非  
古文也試檢古人  
文讀之再取說  
部中紀事者觀  
之可知矣

海菴學文卷四 歸安嚴元照

陳烈婦海氏傳 烈婦海氏徐州陳容妻也

容家貧海有兄子某任松江

把總容欲往依之海意弗欲也諫不聽鬻所居室得數

金攜海往至松江則某已遠出乃還至常州遇之金已

盡矣某為賃屋居之而去常州有楊二者聞海美陽結

驩於容海心知之終日鍵戶課女紅楊二不得聞乃以

定事匿名呈容於縣即又帥鄰人為容申保且代容出

錢以陽厚容覲一得當意而海彌自飭楊二無若之何



其徒有林顯瑞者旗丁也故姓惡多賞乃繩海于顯瑞  
教之以延容為書寫時之金且為好語曰若夫婦客居  
無盜從我歸徐便道也容信之顯瑞即出所時金不以  
授容而為容償楊二海知顯瑞意惡不肯從而楊二已  
挾金去欲弗往無以償顯瑞不得已仍前議既至船顯  
瑞數使其私人致衣飾於海海拒不受乃為優歌媒詞  
以盡之海拚蓬不之視顯瑞知不可奪乃與楊二謀將  
劫之乃使容往蘇州索逋海止之曰君必不聽我言此  
行不復得相見矣容又弗聽去去之夕漏二下顯瑞以  
鑿穴倉入一燈熒然海尚擁鑪坐顯瑞遽滅火海急舉

鑪力擲顯瑞頭大呼林顯瑞殺人顯瑞遁去海即雉經  
死時康熙六年正月廿七日也顯瑞埋其屍米中賄水  
手藍九廷俾往蘇州刺殺容九廷卻其賄首於官檢  
海屍單衣三襲半綴如裹革面如生論顯瑞如律顯  
瑞攀楊二官欲輕楊二罪杖而遣之時觀者數百人謂  
海之歎楊二實致之羣撲殺楊二常之人立祠以祀海  
容守祠不復它適祠至今存  
嚴元照曰往予讀錢塘馮氏景解春集有贈義士藍九  
廷序其述此事甚略既得吾鄉朱氏心所誤海烈婦傳  
而顛末始詳然而海之里居與歿之年幾何均不載也



陳容亦不知何縣人也容庸奴也其字曰有量林顯瑞  
馮序曰林九功此皆不足深攷者予以朱傳過冗而不  
雅且文已散佚故刪成此傳以備采擇海之次固已足  
以震暴千古無藉於文字若乃藍九疋者一篙師耳而  
確然不為利誘不誠足多哉得馮氏一序可無憾已

徐烈女傳

壬戌

國初時吾鄉朱先生心以古文辭名文已散失其族孫  
某以所搜集者幾五十篇示予大率醜應之作行文亦  
不遵古法其傳烈婦海事予已芟汰成一傳又檢得徐  
烈女傳一通其事可傳也亦為綴緝之如左曰徐吳江

盛澤里賣繒人女也幼字同里仲某仲少孤依外舅居  
既而患固疾歸久而弗瘳仲乃告其季父俾告於外舅  
請更字女女有其壻之歸也即茹蔬不御膏沐鬱無  
歡慄及是聞仲言遽自經救之蘇嗚咽告父曰即不欲  
兒死者願長侍邪以終兒年然亦不忍以衣食累邪父  
乃為置織絮之具於樓之北終日機聲軋然父者酒  
夜販繒歸女為治酒饌俟父寢然後敢寢有小妹教之  
女紅妹既嫁女遂獨處有說之歸室門者弗應後壻疾  
日殆壻之季父又來告曰若女誠賢然所以守死不變  
後以壻存耳今必不生矣吾將為若女擇所歸父以語



節婦寒村仲姊也

如女默然仍夜治具如故更闌登樓自經於機側救至已絕矣乃奔告於仲塔之季父馳至見屍而歎曰吾為汝計憐汝耳不虞汝遂至此汝今死亦仲氏鬼矣如怨張目一視而瞑年卅七其婿亦即歿康熙七年事也至嘉慶七年已百有卅五年矣

節婦嚴氏曾祖諱正心貢生贈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祖諱錫萬歷十六年舉人刑部廣西司主事父諱爾琮崇禎十六年進士吏部文選司主事歸安人嫁烏程沈璇璇旋卒立璇兄子承銓為後家亦貧值歲大禡公私

私逋負且以百計時節婦年卅九數容泣血誓以身殉沈躬紡績償逋責延師以教其子子長為之娶婦生男女各一而婦歿續為之娶又歿乃為孫娶婦嫁其孫女凡四舉婚嫁咸盡瘁將事沈先世多官祭祀特侈盛雖貧必謹遵先制於戚黨鄉里無失禮無廢事而承銓不肖以博敗先母一年歿承銓之子又甚於承銓康熙五十六年九月廿一日節婦歿年六卅有六歿之日已無立錫地矣

嚴元照曰節婦贈刑部公靜菴先生之元孫女吾曾祖行也靜菴先生有三女長嫁朱公元睦次嫁沈公翰次



嫁鄭公天來沈氏姑年十七而寡甚貧撫遺孤長而又  
夫又撫孤孫守節六十有六年而歿浙江通志臬府縣  
志皆載之而家譜不言靜菴先生有女故牽聯書之若  
節婦巽苦四十餘年目擊其子孫之破敗而後歿又天  
道之不可知者吾弗敢論矣

沈貞女傳 沈貞女傳 沈貞女 沈貞女 沈貞女 沈貞女 沈貞女

瑄字載薛

德行寒更長子

烏程馮要村國子監生沈瑄之女小字曰萊幼端靚喜  
讀小學嫻禮法字于族祖諱德行者越一年而于族祖  
歿女聞赴不食者累日私於其嫂以持奔喪告其嫂曰  
此非女叔之所宜言也女頰頰頰首不復有言然自此

屏華飾絕燕閒數年之間未嘗見齒後有求為婚姻者

瑄將許之女方屬疾小瘳微聞之又私於其嫂曰又曰

此非女叔之所宜言也女疾遂甚瀕歿時口切大如有所

所語叩之不答固問之則曰嫂氏知予遂瞑時康熙四

十七年閏三月初七日也年廿有五

嚴元照曰女子幼從父兄未嫁而奔夫喪賢智者之過

也先儒論之詳矣沈女格於嫂氏之一言六七年而不

敢發卒以身殉斯女也其於禮庶幾乎德行乎從高祖

吏部主事諱爾琮之孫女也

施烈婦吳氏傳

施烈婦吳氏傳



烈嬭吳氏烏程之歲漢人適同邑董家田施佩琛佩琛  
母憐少子於佩琛弗善也吳曲盡婦道得其姑驢又相  
佩琛盡子職家無間言閭黨咸難之一日佩琛水死吳  
奔赴水涯慟哭欲與俱羣救掖之比昇佩琛屍歸衆方  
襍沓間忽失吳驚索之則已投水死矣年卅九  
嚴元照曰吳故農家女也初未嘗習姆教閑相範而其  
成就乃卓如此可不謂賢乎夫家庭憎愛之際賢者  
猶難處之吳一尋常女子耳而能化孝以成慈是操何  
術歟非純孝而能之乎吾於是而知其一歎非血氣之  
勇也夫固有其本矣吳之死例當得旌而莫為之請

有吳君墳封者為文記其事特隱括而為之傳其事  
當在乾隆中年吳君之文不載年月不能詳也

不里頭方氏

烈婦傳

年百

原

不

不

歸安縣十五都墳前村方氏有二烈婦謝氏金寶妻金  
寶少失母其繼母惡金寶謝既歸姑虐之已而金寶病  
以身後之無以處謝也慶之甚謝尉之曰第彊自寬即  
不諱妻亦有以自處其無為我戚矣乾隆四十五年  
四月謝氏金寶之將歿也謝忽就枕臥女叔  
以兄垂斃告不應又以告又不應家人怪之少選宛轉  
欲絕始知其飲毒以藥解之拒不受竟歿年廿六金寶



族弟第聖麟娶於姚姚壯健善操作聖麟未婚前已患  
瘵既婚半年而歿姚以哭夫致毀未幾舅姑欲更嫁之  
姚勿聽然勢不可已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縊  
而死年廿五皆無子予聞諸姚之母弟為必芻者乃并  
為之傳去姚之歿則已十有九年矣  
嚴元照曰一姓而以鄰居而婦人之以烈聞者三年之  
中且再見焉不可謂非極盛事也然不幸而出於窮閭  
下里既無人焉為之請於朝而旌之又不得學士大  
夫詠歌而傳述之雖其捐生赴義初非欲有聞於時然  
而表揚風節吾黨固有責也鄉地之相去不過五里事

之相去廿有餘年而可聽其湮沒乎傳之又安得不亟  
亟也

吳烈婦楊氏傳 辛酉

楊氏歸安人同縣重潮村蔡家橋吳位實妻位實之母  
亦楊氏於婦為姑姪家貧少養於吳結褵未久位實疽  
生於腰頰夙夜侍疾奉湯藥卒不起婦曰夫歿矣吾何  
聊生然而未忍引決以吾姑在耳語頗聞於人人未之  
信未幾其兄公以貧故議欲嫁之婦知之縊年十八嘉  
慶三年七月廿九日去位實之歿七旬有奇  
嚴元照曰傳有之歿者人之所必不免足以嚇庸人而



不足以動志士然而輕生以徇名者君子弗與也惡其  
賊仁也楊非不能死者然不歿於夫歿之中而歿於議  
嫁之時義之至也惜其事莫為之傳述業醫者何翁為  
予言其略予復令人往訪歲月其間左述楊事與何言  
符獨其兄公諱之謂與其姑反脣而自盡耳且力白議  
嫁之非實以其說明者自辨之

張節婦朱氏傳 辛酉

節婦朱氏歸安人父諱大來縣學生嫁同縣人張禮祥  
年廿七而寡又卅有四年當嘉慶五年卒年正六十節  
婦年壽合 旌例而莫為之請予從祖祖母張孺人禮

祥之從姑也節婦行事予猶知其槩乃詳次之如左張  
氏素封及禮祥好博家中落節婦夙夕諷諫不少悛然  
終不聞訥諱聲也禮祥歿有幼子三節婦撫之皆成立  
而長子死禮祥有母弟禮祥歿後其弟夫婦相繼死遺  
男女各一節婦與同卧起出入唯謹比少長男則督之  
耕桑女則教之箴箴曰吾不忍詒地下人憂也然家日  
益落而第三子又歿然於里黨親故間問遺賻贈終不  
以衰薄故廢禮樁家政良苦然而人見之若懷抱間未  
嘗有憂虞也者既而其次子長為之娶叔之女長又為  
之嫁而貧益甚嘉慶二年次子婦死又三年次子又死



其年秋節嬪亦歿孫男女各一人  
嚴元照曰從一而終未足稱奇節也凡少習禮法之家  
莫不以改嫁為恥苟或從一而終而行事不能合乎禮  
庸足重乎以予所聞節婦之行雖欲不謂之知禮安可  
得然而遭逢困苦老而彌甚卒無以疇其勞抑又何歎  
吾嘗聞之為善無不昌斯言而苟非誣也吾誠何以為  
節婦解乎

族女節婦徐氏傳 壬戌

嚴元照曰再嫁非聖王之所禁也蚩之氓夫歿而去  
之有至於再三者吾於吾家之節婦徐有感也徐之夫

諱永麒吾父行也服絕者七世矣與元照同出運使公  
公四子元照次房之孫永麒四房之孫四房丁少於次  
然率百有餘人四百年來專務農詩書之澤微矣永麒  
歿時徐年卅有八耳方盛年又無子有以再嫁之說進  
者則謝之曰姑老矣吾去將安依比姑歿又有以為言  
者則又謝之曰予齒長矣終不嫁養叔之子以為子龜  
勉五十年可不謂難乎然家貧甚其子年三十餘猶未  
娶徐今年七十有九猶操作矻矻不能休予嘗一過其  
家察其舉止皆合於梁度信乎其質美者俗弗之能移  
也若徐之老且貧雖庸庸者族之人猶宜有以矜恤之



而况乎五十年一老寡婦乎然而不聞有議及之者亦足以徵吾嚴氏之衰矣元照謹摭實而傳之庶幾將來有知徐者云

烈女孫秀姑傳改馮氏景作

秀姑者孫氏杭之錢塘人也毀齒時刪閻左二字楊刪

鼎元聘為其子六字文龍聘為增二字婦秀姑父母

歸於楊待年未成婚文龍隨其增四字刪鼎元二字父

刪子字賈浙東秀姑獨依其姑侯氏居刪今康熙戊寅

年十五矣九字秀姑容貌端麗動必以禮楊故貧家本

作家貧家增一字無五尺童鄰人本作而與閻士積者

增一字刪鄰士積三字素頑很養博徒為弄兒有胡起

龍者尤嬖士積嘗穿壁隙窺秀姑刪美遂啓淫心五字

時叩門以求火一增一字刪三月八三字日者值增二

字刪士積又乞火五字侯氏病不得已命秀姑與之士

積潛躡入爨下以言挑之增一字刪秀姑二字秀姑正

色曰得火可速去毋多言士積僂然睨而笑直前樓秀

姑秀姑大怒嚙其指刪士積二字負痛去侯氏刪聞之

二字畏其橫改二字本作強鄰不敢有責言既而增二

字刪六月望日四字士積又增一字從檻下振手持秀

姑踵秀姑叫驚四鄰日已夕矣詰朝鄉三老謂讓士積



率詣楊家謝無狀奉盃茶為禮秀姑怒舉本作擲盃擲  
之地增三字誤中起龍刪面字潑茶淋漓被面增二字  
起龍刪怒字拭且罵刪曰今故謝之反怒為小賤殊不  
可禮也十五字士積亦大怒刪袒拍胸指四字罵秀姑  
刪曰狗婢何敢然吾寢處之反掌耳不姦誓不歇十八  
字羣博徒譟而出刪鄰人咸嚙齧不平然畏士積莫敢  
攫其鋒者十七字士積乃增一字日與羣嬖敲壁噴譁  
以辱之不可聽聞刪至十九日四字秀姑慟哭曰我尚  
可活邪一孱女子旦晚不能禦強暴有如倉卒失防則  
何以自處增五字刪羣邪逞凶行吾世七字遂以頭撞

刪擊字柱手搗其吮曰天若祐我速死為幸侯氏灑涕  
撫增一字而尉本作勸之曰兒無然翁歸從而避之卑  
秀姑刪則含哀三字噢呼不能自禁者增一字良久伴  
應曰諾姑休矣侯氏寢漏下三刻秀姑篝燈縫衣裳上  
下聯綴遂飲鹽汁而死年十五時康熙三十七年夏六  
月十九日也增十七字刪及旦侯氏怪其尸局斃林而  
視之赫然或人也十八字侯氏增二字乃號呼里鄰控  
縣申本作編報上官巡撫增四字刪羣有司三字張公  
增一字刪中丞二字提本作親鞠得實遂杖殺起龍刪  
於度血士積脣六字而論斬本作辟士積增二字如律



并答羣博徒之從罵秀姑者上疏請士旌  
制曰可

孫秀姑傳向推馮山公先生作者為最今刻於解春  
集予讀之未愜於懷向曾刪改一過今錄存藁中并  
著其元本異同以俟明者定之元照記

費翁傳

費翁宗光予同縣人世居田上村為農翁少孤願喜文  
事天稟絕異有塾師館於田上當誦教時翁從門外聽  
一過即了其義師異之引與語察翁意不屬於舉業又  
貧甚乃教之讀醫家者言凡所流覽悉能成誦遇危疴

投藥立瘡即不可救者輒豫知其時日有招之者風雨  
寒暑無所避道遠則跣而纏行膝迅走至則視疾定湯  
劑甫畢即迅走去又樂道李虛中之說多奇中喜讀史  
從予家假宋史讀之意甚得每談說汴京臨安三百年  
間事勢人物掀髯抵掌齒頰間袞不能自已廣坐多  
人翁被短衣曳草履踞坐大言有人瞪目傾耳莫不嘖  
嘖相顧叱為奇絕翁不娶從子不肖無所依乃投老於  
山僧寺予再三過訪之引坐曲磴間猶為予縷論對  
光世事云  
嚴元照曰翁吾父執也齒少長先君先君甚重之嘗歎



息謂元照曰費先生非常人也士之囿於俗學伊吾一  
生而不知朝代先後者有矣一田間老而能談史如說  
平話不亦難乎先君今已捐館舍翁下世亦有年矣念  
翁既奇士又念先君之重愛翁也乃為之傳

書事

書凌忠介公軼事

公之在兵科也同縣人溫體仁正當國欲去異己者造  
款數十命客造公嗾彈之公陽諾受其藁後三日客復  
來問狀公曰始吾以其事為信今訪之盡偽耶若之何  
而彈之客大窘索還藁公曰吾已布諸同科皆憤其誣

藁惡可得也客怒去告體仁體仁大望出公為山東參  
議其為蘇松道也迎父來會有以珠燈饋者燈麗甚公  
始不受而察父意悅之乃畱之張燈為樂三日後乃還  
其燈嘗治一豪、使人至吾鄉求救於茅某公之親家  
也進千金為茅壽茅為言於公公弗聽竟置之法冬夜  
閱案牘至夜半覺奇溫頤己身衣狐裘驚吒聞則几前  
有伏服叩頭者叱問何人對曰囚也即牘中盜魁某欲  
從公乞命公衣薄慮公中寒敬以裘獻公取牘覆視叱  
曰若罪不可赦乃敢干我以私吾肯為若枉法乎雖然  
若今至此可即持吾頭去擲裘還之盜伏地曰以公故



不敢逃乃敢害公邪公非嗜殺者是某自無生理耳某終不忍以失盜累公遂仍就係卒殺之公歿於甲申三月二十日公門人李森者已降賊矣未止公勿歎公叱之去李涕泣跪不肯起公大罵立逐出遂作書歸父云云投繯歿未幾聞門外呵殿聲家人驚起出視乃歸安張嶙然來為賊招降嶙然少時與公同學知公死叱曰我薦駮甫且大拜矣何駮至此揚入門見公死大驚五體委地良久不能起公匱與海鹽吳貞肅餘姚施忠愍之匱同設宋姓家皆白木棹也有包漆匠者獨轉側兵刃間求得漆為髹之匱既歸貧不克葬康熙中江

都吳公綺知湖州過公家謁見公夫人閔秋深矣夫人衣葛衣練裙出見吳公再拜階下歎息去為卜地驥村之北葬公為文祭之公孫有名祖孝者幼而負氣年十三學文塾師所授者意勿慙也棄去為磨鋸傭見紙囊上字讀而悅之問之人或曰先輩文也乃求先輩文讀之大喜曰如是然後可以為文矣遂能文論者謂得公家法然不肯應試亦聘於閔女母憎祖孝貧婢虐其如女無怨色既又拊蜚語以撼如將更字之如投水歎祖孝遂不娶張嶙然者亦進士與溫體仁晤殿試時體仁欲以一甲第一名處嶙然嶙然面青如藍思陵頤而



夫曰是盧杞也安可冠多士抑置二甲嶙然由是銜帝  
為平陽知府降賊請為內應至京師詭言逃脫復授一  
官後開城迎賊請毀諸帝廟主賊許之嶙然刮諸帝后  
主金屑懷之歸曰所以報盧杞之讎也嶙然死其家賄  
當路入嶙然鄉賢祠莫之誰何乾隆中沔陽李公堂知  
湖州一日大雪公忽召諸生集府學鄉賢祠公登堂周  
視諸生鵠立階下屏息不敢請公卒指嶙然主罵曰賊  
奴持何面目踞坐於此叱從者趣命斧碎而擲諸地立  
焚之諸生大喜至今傳以為快云

書沈東巖事庚午

予生甫周晬已識千名字歲半喜握大筆作徑尺書猶  
憶四五歲時聞左傳言有丐者能書新來吾里越數日  
至予家先君見其貌閒雅無寒乞狀問君儕伍中聞有  
解書者君得毋是邪曰是也僕聞君家郎君幼而能書  
僕願一親睹即君書先君命予對客書客立案旁觀之  
歎曰此五古未有之奇也咄咄者良久先君乃張大幅  
請客書客即搏袖拂紙援筆直下如風雨交集草書道  
逸頃刻盈幅署款東巖二字其自言沈姓先君問之曰  
君訓童蒙亦可以自給何甘自辱於泥塗也則曰僕善  
啗人厭之舍是無可為也乃貽以錢米而去不知其所



往迄今卅有餘年矣當時貌若四十許人嗟乎異哉以  
沈君之才出而有求於世即於功名富貴而得不能奢  
要之求一餬口之策以免於為丐安不難也然而寧安  
於丐而不悔者其意以為出而有求於世其勢不能不  
有所屈有所屈則必有所喪均一屈也無寧屈於千萬  
人之下庶吾性素猶得以自全夫抱絕異之才而能屈  
於千萬人之下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彼其所負者殆  
未易遽測其量矣以予平生所遇之人更無若沈君奇  
者為書其事以詒吾黨愛奇之士云

論

甫

賦

神

子

論

甫

賦

黃論百秦楚論

辛亥

西

東

大

論

吾讀屈原列傳至楚懷王客歿於秦未嘗不為之流涕  
及觀項燕之破李信項羽之殺子嬰又未嘗不愷然歎  
息也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懷王庸弱之主非虐戾  
之君也師出而屢衄於秦楚人怨矣比其客歿怨深矣  
三戶止秦之語非自怨生乎夫項燕非將才也李信非  
懦人也負芻之弱又非懷王比也而燕也處積困之餘  
當馮陵之衆願能擊破二十萬之軍而走其大將以泄  
楚人數十年之忿遂為止秦之機此豈小故哉且項羽  
之破秦不可謂羽之能也恃匹夫之勇當章邯數倍之



兵徒以致力相搏斯危道也而卒能奏功者藉楚人數  
世之怨動其故君之惡使之報君之讎如報父母之讎  
夫豈有報父母之讎而不出全力者乎繇是言之秦之  
也實凶於秦昭之四年君臣撫掌稱快以為得計之時  
也嗚呼可不畏哉

明三案論 癸丑

明三百年間有三大案成祖之靖難英宗之復辟世宗  
之議禮是也自朱論者皆不得其平吾是以不能無言  
論靖難者罪成祖是矣然而不聞有議罪於建文泉齊  
黃諸臣者何歟太祖崩而建文立諸王皆叔父之親也

建文當推誠待之俾各保其疆土而豈可信讒間之言  
以自戕其枝葉乎建文嗣位一年耳周齊代岷湘五王  
相繼得罪當時諸王人人自危慮將盡斃於其手而論  
者猥以勿使朕有殺叔父名一語謂為仁厚之主吾不  
知五王建文之何屬也五王得罪之時不聞得以叔父  
之親少從末減何燕王之叛兵已發於告太廟廢為庶  
人之後反鯁然以叔父呼之也且燕王偁兵犯闕大  
逆無道而猶以叔父之故戒兵士不得傷之則五王之  
反狀未真是更得以叔父之故保其世祿明矣建文之  
嚴於五王而獨寬於燕渠果有說乎漢景帝時朝錯建



議削弱諸王卒召七國之既而錯亦因是被誅繼條侯  
景帝亦危矣燕王之木倍獲吳濞而盛庸耿炳文之徒  
於條侯無能為役齊泰黃子澄不聞有嘉謀嘉猶而徒  
導其君於刻薄泉乎燕兵之來尸居餘氣又不能建一  
策以制其死命何其庸也建文不用齊黃之言則吾無  
責於建文矣齊黃能除大慙則吾亦無責於齊黃矣論  
復辟者罪石亨徐有貞而不論及於景泰未為篤也英  
宗復辟之心萌於景泰易儲之日徐石特迎其所欲耳  
景泰奉太后詔輔憲宗為監國繼而即天位英宗繼沒  
而不復景泰義當傳位於憲宗而願可廢之乎憲宗在

景泰三年財四歲耳雖欲廢之何忍廢之英宗止此一  
子雖欲廢之何忍廢之景泰忍於兄之子矣何有於其  
兄傳不云乎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英宗固嘗君天下子  
萬民矣目視其子之被廢而不能出一言以振之其能  
無動於中乎英宗之積愆於景泰也非一朝一夕之故  
矣它日復辟廢為郈王歿而薄葬錫之惡謚天下莫不  
謂英宗薄待其弟而不知景泰薄待兄子所以教之也  
論議禮者其所以罪楊廷和者非也所以罪世宗者亦  
非也廷和莫罪邪武宗幼而無子廷和當求武宗之子  
屬而立之不當援世宗也世宗武宗之弟也世宗立不



可以為武宗子不得已乃彊使之父孝宗然而先王制禮為大宗無後者立後不聞為有後者更立後也孝宗傳位於武宗孝宗未嘗無後不待世宗為之子而後存後也此其典禮意如左矣姑就其意欲以世宗後孝宗亦非難也武宗遺詔當曰立興獻王子某為孝宗皇帝子然興獻王不可以無後更以某為後以奉興獻王祀如是則世宗雖欲崇其私親將何說之有今不重以遺詔而為人臣子願欲力奪人主之父母而使之為它人子不亦疎乎若夫世宗之罪則奚若興獻王無它子世宗不得為人後世宗而果賢也則當被召之時必力辭

許兵部之意欲買  
刪此篇

大位請別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己代而乃晏然即安足知其不賢之甚矣其後之任情平禮何怪也若張璉桂家者苟合人主之意指以取富貴豈矣其人本無所知不足道也

周忠介公論  
亦有狗臥於中道瘞且癘人過之者咸斂手避或憎之攢石逐狗嗥然起噬人人立斃噫狗誠不足責矣人之觸之者一何不自愛邪周忠介公以罵奄賈禍吾未嘗不深惜之嗟乎宦寺之禍至於明尚忍言哉禍至於魏忠賢又忍言哉凶敵滔天信獲振瑾其鋤誅善類如張



密網以羅雀鳩林覆葉未為饜也雖冥冥之鴻猶懼不免而乃翺飛以赴之其庸獲免乎忠介生昏濁之世官事不達又不仕於朝杜門寂處留其身以有為可也而徒欲以一罵褫逆豎之魄許亦左矣若曰吾方樂死而惡坐明知之而不懼也是亦非中道也而况乎所損者實大或曰公與楊左同受奄禍然則楊左非歟曰否不同楊左身為大臣移宮之議主之力羣小所日夜切齒腐心者其及禍也譬如術行達瘼狗雖欲避不可得非若公之可以免也可以免而不免君子不為也不可免而求免君子亦不為也吾聞魏忠節之擊魏廣微也謂

黃忠端曰事即不濟亦是史鑑上一大事忠端大息曰國家大事豈可為兒博名節乎自哉斯言其亦可以深長思矣嗟乎宵人之去異己唯恐不盡而正人君子復踊躍以赴湯鑊人之云凶而宗社隨之論世者於此不能無議於諸公之不慎也雖然當日士大夫甘隨瘵狗之後食其穢以為榮者多矣忠介目擊心傷力不能振而去之則雖欲已於一罵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塾集生徒百人延師以教其讀書終歲奔走供其資糧  
其家之事更無以暇及也生四子唯長者曾娶妻餘皆  
成長不復能授室而其子皆能順承其意弗敢幾微哂  
也則知高氏於君之舉不以為非也義塾之舉世皆賢  
周君而不知其藉乎內助者固不少矣歲癸酉周君家  
既毀乃以家屬居於塾高氏於生徒之饋歡澣濯櫛緹  
料檢無弗周竟以勞瘁故踰年而歿實嘉慶十九年三  
月九日也年五十有八嗟乎為人婦而不撓其夫之為  
善更能左右之以底於成賢可知矣周君思所以傳之  
固空惜乎余之不文也高氏生四子長維新娶陳氏孝  
婦也有傳之者故不書餘三子皆未娶女一人嫁胡國  
英庠生



塾集生徒百人足師以教其讀書終歲奔走其資糧  
其家之事更無以暇及也生四子唯長者言要其終時  
成長不復能授室而其子皆能順承其意弗敢幾微時  
也則知高氏於君之舉不以為非也義舉之舉世皆賢  
周君而不知其藉身內助者固不少矣歲於酉周君家  
既毀乃以家屬居於塾高氏於生徒之餽數皆擇福既  
料檢無弗周竟以勞瘁歿於年而幼子嘉慶十九年三  
月九日也年五十有八嗚呼為人婦而不獲其夫之為  
善報也左右之以底於成實可知矣周君思所以傳之  
嗣而前於塾生能居不書翰曰在百卷裏其以家歸圖



卷之三